

贈

東亞之光



第一期 第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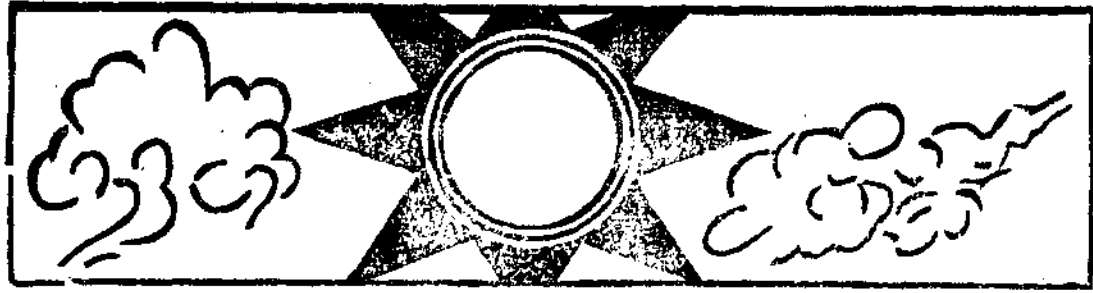
北平東亞光社

月刊
雜誌

東亞之光

文藝

宗教



月刊
東亞之光 第壹卷 第叁期
目錄

□ **文藝概說**.....

石山徹郎著 (一)

□ **長篇小說 愛人** (三).....

楊樹懷譯 (一)
細田民儂著 (五)

摸索心靈的女人
她倆的早晨

□ **短篇小說 裏**.....

橫光利一著 (四)
英吾譯

□ **戲曲 她們的希望**.....

菊池寬著 (四九)

□ **關於某失業人的話** (中日對譯) (2).....

廣津和郎著 (三七)
井子文共譯

▽ **詩歌**.....

月夜
大雪

劍萍

□ **日蓮主義概觀** (中).....

鷲嶺學人 (九二)

三、進到理想的方法
四、信仰的生活(1)

□ **兒童文藝**

▽ **父親愛子之心**.....

霞靜子 (一〇〇)

▽ **郵筒**.....編輯室談話.....

(一一)



文藝學概說

(一)

文學士 石山 徹 郎 著

楊 懷 譯

第一章 序 說

——文藝學是什麼？——

一 三種的對他作用

凡百關於我們的生活自己是在怎麼箇的形態底下成立了外界的工作；而在工作物的作用；其餘一箇就是把來改造事物的底下是不外乎這下列的三箇種類的作用了。

：一爲玩味其事物的作用，一爲和護其事物的作用。

眼前來舉箇例子：當我仍散步的時候，在那路傍邊忽然地被發見了一叢花艸；於是我們就對於那叢花艸的顏色和形態與及那周圍的關係，就會引起了一種自然的美感，或是一種什麼可憐的心情。在這種場合，我們對於花艸的作用，可說是是玩味其事物的作用吧？然而在我們和花艸的關係，却也不單是只限於這箇玩味的事情；在我們畢竟是怎樣才能够得著那叢花艸的美感？那叢花艸又畢竟是怎樣底種類？有怎麼箇來源才開花？在我們是不能不有這樣底一箇問題。於是在這箇問題之所得到的結果，却是知識其事物的作用了。其

次或折其花艸回家，或贈送友人，或插之於花瓶以供賞玩的事情，這也不是準限於玩味的作用和知識的作用，而且把來改變了花艸的位置，因此也就和我們的關係有了變更的所以，這裡不能不說有改造事物的作用了。

我們，在我們的周圍如果有了誰陷於那不幸的狀態的時候，我們所能看到那不幸的狀態的作用，和能了解那不幸的狀態由來的原因，去探索那箇不幸和人間的關係作用，要怎樣底從事實際活動的作用才能够救其牠的不幸？欲得這些經驗，却要在這種的場合，來玩味其作用，和知識其

作用，與及要把來改造他的作用俱悉明瞭。在我們對於外界，既是自然和人間的交涉；而在玩味的作用，和知識的作用，與及要加以改造的作用，把這三箇種類來

鼎是成立了，於是對於上例自然是容易了解。至於我們和文藝的關係也是有這種的現象而存在乎其中了。

二 文藝的研究

然而，在我們想著對於文藝工作的立場上看；如上所述的三箇作用的問題裡面來把改造事物的作用暫且擱下不講；但在這箇玩味的作用，和知識事物的作用得先要明瞭他。在這無論是玩味的事情，或是知識的事情，爲要知識才有玩味之必要；雖然在這兩者之間極有密接的關係；但是

在玩味的事情和知識的事情，却也有種種不同的作用，而且全然是有不能夠同一的事情。那末，畢竟所說玩味的是有情的作用，而知識的却也是有知的作用了。

於是我們一研究文藝的時候，除了用這箇知的作用做直接手段來做文藝上的工作以外是沒有別的法子；但在多種場合，

我們也可以用情的作用的直接手段來做文藝上的工作，這即所謂玩味文藝，而站在文藝鑑賞者的立場了。然而在這裡若單是只限止於玩味，也是不能夠說是研究文藝了。所講到研究以上是無論怎的，我們不能不把知的作用來作為直接的手段。

在文藝學者既以研究文藝為目的的學

問。即所謂對於文藝用知的作用為直接手段來工作的事情而所成立的學問。然則我們對於這裡要以如何樣的種類來做研究的方法？為要說明這點，在關於文藝所研究的種類和順序上，又不可不先有一言申其之必要。

未完

長篇
小說
愛
人

(三)

細田民樹著
劭儂譯

摸索心靈兒的女人

「持扇執的女子」

這樣地題著那張五十號的大畫軸。無論當然是油繪了。志摩子站在那張油繪的跟前，忽地像想起了什麼似的；一面把那張畫的目錄挾在白手套的指縫中間，看著

畫上出神。在那和洋折衷一箇較寬的走廊上面，墊了箇夏涼的墊子；一個女子穿了件久利黑灰色衣裾錦繡模的禮服，在畫裡恭謹地坐著。志摩子一見無疑地就知道是那天和自已同車回來的那位夫人。這不

是從房州避暑回東京的時候，紺野在車站那裡很現起狼狽的形色曾介紹過她的呢。志摩子這樣底想著。

「這是，紺野哟，是很有名的紺野六衛君的出品。母親！」

「這不好像是張很舊的油畫么？」

「是哟。看著很是像舊的顏色；但是頂出色的一張新近的畫啊；母親。」

在志摩子正對著畫上看出神的當兒，忽然聽見站在自己身邊一個小姐，向一位穿了有紋印的禮服的太太，這麼底說明。

「哦！這軸呀，」這時又來了個穿常禮服一看知道是繪家的說。「到底是有幾點

來裝裝場面了咧。猶其是像這樣的古典繪法，在作者也算是吃苦了吧？並且摹到這種仿，煙古的地方呢。」

「像這樣的作品才有那西班牙風耽美的色彩吧。帶點俄鴉和斐拉司克斯的樣子……」復有一人也這麼地品詳著。於是又將視線順序移送到次席的畫幅上去

了。此刻志摩子也心想這幅畫實爲紺野生平的傑作了。然而對於利用了那個太太來做了牠的模特兒也判然地白明了。在這夫人的面孔上却隱顯著有宗教性的要求；而同時也表現了一種含有秘晦的神色。這也

算是那個作家的自身的藝術的畫因吧？在紺野好像那貪美的餓鬼方才能夠表現出牠那種浪漫的力作吧？她想到平日那種溫厚的紺野也有這魄力了。幾時看見了牠的作品都予以不思議的想像，猶其是這張畫，不能不更加了她一層深深底感想。從那天自和那位夫人同車回京以來，自然要留意到那位夫人和紺野的關係；但不曾知道已經做了模特兒的對手。志摩子於是又直覺到她二人那種直接親密地欲要說話的樣子

「看她這對眼睛的神色好像是要說什麼了吧？想要說那可怕的令我不知道的言語哩。……」

她心裡不自然底念著，但同時也把視線轉向次軸畫面上去了。

今天的吉例是為春洋畫會的招待日。在這箇展覽會每年是以他為第一來做這箇大東京的初秋的裝飾，故能轟動那些新聞和社交界的人們來聯這箇展覽會的珍聞做話題的材料。可是在開會後其時那些以為今天的招待是有我的特權和心得的人們，成羣地殺到了；在那會場前面一字兒並排列著特號的潤綽的汽車和那些裝扮如像孔雀一般美麗的太太小姐們；其中畢竟有沒有相當來鑑賞洋畫資格的幾人不得而知；那末，她們不是來參觀這展覽會的了把？

不過她們自己來爲別人的展覽罷了。

志摩子在這清潔洒掃過的會場裡面的時候，也曾遇見過在那些像館裡和報紙上面所認熟了的幾位大臣和蒲田那些有名的女優Y，H；其餘有日本畫的大家，和自己的父親的朋友那久未見著了的某博士。會場裡却還沒看見有紺野的姿影。但在紺野送來的招待券信封裡附帶的寫著：

「入選者和會員，例於常年，無別變更，也沒什麼超特的傑作；但是在那別室裡的參考品，還稍有一看的價值。」這樣預先底說明。這是牠或者爲著自己的出品而謙讓；再不然就是爲避免看到那張模特

兒的油畫了吧？若從反面來推測紺野的用心：即是使自己看到那面「持紙扇的女子」的畫屏，給我有什麼的一種感想吧？志摩子這麼像亞謎般地的猜想。

待志摩子再到那參考室站在寶藏的前面來注意參觀的時候，忽覺有人在自己的肩膀上微微地碰了一下，這時待她回過頭去看時，却是那個未曾想到的日高牠輕微地點頭笑了笑。還帶了個好像是新聞社裡攝影部的部員。

「這麼地注意賞鑑嗎？一位？」

在日高這樣像有多少文學青年般地說話；而志摩子却爲牠對著傍人稍現了幾分

羞澀的顏色。

「唔，……」她用極低微的嗓音答說：

「特來照相的么？」看著那個帶來的人。

「不，昨天大體都照過了；不過有些還馬糊點，今天又得著特別的許可，打算再來復攝一張的。妳已看見過紺野君的那張畫了么？」

「哈，牠那張畫也算是很放了異彩的出品了咧？」

「妳說這話對是對的；可是，在我想那還是牠去年的作品好哩。因為若只管畫些這樣樸質的東西，那對於作家是有損失的吧？猶其是我對於紺野君的畫：例如牠

這箇賽藏的什麼的，實在也就太不合我的所好了。妳看那箇阿們•掌不是還要比這賽藏的色調來得富麗些么？」

「然則，在賽藏和阿們•掌的分別呢？……」在志摩子欲想要這麼底回答的時候，但不願給那周圍的人們的厭惡；於是只小聲地：「……牠的內面率沒有分別么？在牠那對於自然寫情却是有把握的咧！在賽藏的自然裡面能夠看出真正的宗教性來才對吧？然則那末，像這種阿們•掌的而全像是……」

「可是，繪畫却不是宗教的所以咧？如果要講到那從外面來洋溢的美的妙趣，

還是這箇阿們，掌的吧？……」

「你說那美的妙趣在賽藏的裡面是沒有洋溢的嗎？那只不過是美的內容不同罷了。」

志摩子想著在這種地方似沒有議論的必要吧。故對於日高這所說的外行話而只有感到一種失望了，於是才用這樣封禁般的口調說。

「嗚呀，在我的批評的什麼，全盤是錯誤的喇，哈哈，哈哈，對不住妳哪。……」

在日高也惟恐招惱了志摩子，於是鬆馬上也笑說著來岔開了。這原是牠的大少

脾氣，沒甚緊要的。在那參考室裡別的多彌耶的『夜之火車』，和魯托勒塔的『二人的午後』；均為志摩子所心賞。此外猶其是那張賽藏的『樹的風景』最是她全心底感激；因此她從那張畫裡發生了一層新鮮的歡悅而非常地興奮了。然而在這種的畫裡頭，却全沒有得到日高的理解，在她要怎樣底來感覺一種寂寞呢；同時對於紺野的作品也是一樣的情調吧？而在和那一個不同道的人去交朋友，那畢竟是沒趣味的呢。因此日高不能理解紺野的藝術，而志摩子由是私心中也更為日高來添了一層急躁的心事，這也是當然的吧。

一會兒出了會場，日高支使了在後面跟著的那個攝影部的青年，一面對志摩子那雙愛嬌的眼睫說：

「難得今天這麼好的機會，許我照一張玉照吧？」

「照我？你打算把我也要嵌入貴社裡的那張黑表 Black List 的裡面去嗎？算了！吧！」

「哈哈，這却不是那麼說呀：因為我從來沒有妳的像片，今天這好的機會……」

「我們時常地見著，何必定要像片呢？」在志摩子這麼地說而全沒應允的意思，然而日高却已在那找尋攝影的位置了

「呵，一塊兒上那裡去吧。」

「算了吧，請你！這又不是什麼朝拜名山的記念；在這箇上野公園的當中不是太帶點鄉下人的樣子了嗎？」

「哈哈，說這麼不費事的痛快話。若到日光和上宮島那些地方去還要帶寫真師，那不是大大的要費招待嗎？哈哈。」日高略帶打趣般地笑說。「兩個人在結婚以前若到那些地方去照相，到反不美觀的，而且我們也不樂意上那些地方去咧。得，得，不要多說了呀！」

「……………」
這時候在志摩子私心裡的愉快，和聽

到這麼的說話，只有默默無言地立定了。

「××君，勞你駕，到社裡把這筒交給學藝部，我就回社的。」

這麼吩咐那個寫真部的青年；因為牠是社長的長男，是未來的社長，那青年的小伙子只得恭謹地答應了聲「是」才向那山下走去了。

日高和志摩子復返身由博物館前面的谷中那方面走著。志摩子雖戴了頂前額稍寬的橙子色的草帽；但同了日高來並肩走著，在她的臉子上不知怎的時却發現一層苦不自然的表情。可是在志摩子和日高結婚以前這也是一種彼此要當有進行的儀式

的吧？但她在這樣愉快的熱情中，却反現出那種難招待的態度。不過她倆的愛情在誰的眼睛裡，確實却有進到那結婚的豫想，故不拘何時何地，在志摩子來和日高接近的當兒；不但脚步遲緩，對於日高反感覺得有一種那獨行於曠野沙漠的寂寞了。

「此刻散步還熱呀。早些回家裡去喝點什麼涼的么？許久沒來了，我家裡的人所以都很歡迎的哩。」

日高極單純地只待愛人的許可便請到自己的家裡去好同乾那一杯的幸福。牠家原住在谷中的天王寺後身那極其宏壯的住宅，於是牠自然地快提著脚步來催志摩子

；然而在志摩子却不以此爲意，她無論何時見著日高：第一的是在欲多知道點牠的爲人；同時也要求牠來作深切底有了解了自己和認識。故志摩子凡對於牠的誘導，都用極誠懇的口調來答覆。

「不，今天對不起，下次再去拜訪伯母吧，一定的。此刻再走幾步，或者上那墓地的地方去，我還有種種的話要和你說呢？」

「有種種的話說？什麼話哩？若是說將來我倆度那蜜月的話，不拘多少，那我是很歡喜拜聽的呵。」

「不是那麼瞎說，正真的，希望你聽

咧！這比蜜月以前還要更重大更重要的緊切的話囉。」

她那凜凜然的氣概在那粉團般的前額上表現著。

「重大緊要的話，在這麼親愛的當中也不過就是那婚禮了吧？除此以外我想再沒有重大的可講了咧？」

「不，不是那麼的話。從來你對於我總是讚美著；然而我却不是像你那所讚美的人兒囉。我們不要像那種回頭就馬上幻滅了的愛情，此刻得請你把我的缺點要十分的了解囉？」

「到此刻還說到妳的什麼的缺點，這

更不用提了呀。第一我倆既過著這樣甜蜜的交際以來我也很知道妳的；而同時妳也對於我什麼的，我想不是也沒有分寸批評的餘地了麼？」

「我，在我却不願意儘聽著你這些無聊的話咧。我還是，我還是到什麼地方却都是願意你；然而同時我無論怎的，都打算要過著我自身一生的單行生活囉。」

「那末，那末我倆的結婚生活不是要永久的來分裂了嗎？如果照妳這麼辦了，那我想似無結婚的必要了咧？」

「不，這不是那麼的意味呵：我是要夫婦各自各有各的生活，再十分的加以調

和，這不是入了愛的正軌了麼？譬如畫家來畫山水，畫房舍；那各樣的畫著才成了一張畫，要那樣的調和才成好的作品吧？」

「在夫婦彼此各過着各的生活就爲調和嗎？這還不是美於文學的話罷了。猶其是妳的場合，只宜調和爲一個那是本當的。從古以來不是說夫婦是一體麼？像這樣的話雖舊常新咧。我聽妳的提議，真有點不思議哪。」

「呃，這要怎樣底說才好呢！」志摩子稍現出一點兒遲延的樣子。若不找點卑淺的例子來說明，到底不爲日高的能理解咧

。「啊，在我的學校裡有位法國的先生。記得那位先生很講過日本婦人「彼女的生活」是無生活的。若在法國雖是大學生；但他們的進級論文和畢業論文，却

總得要經過他們的母親或祖母看過；對於論文的內容和文法的錯誤以及句讀的方法，都在家裡來訂正。若說到我們日本人的祖母，那能夠讀她孫兒的文章的人或有；但如果要是來訂正那有幾個呢？這雖不能夠一概說是他們的文化程度高的原因，可是在那裡的婦人也還是「彼女的生活」自古以來的生活。如果到了那裡的我們的祖母和母親也全都穿上她丈夫的圍巾，去認識

自己的生活即為丈夫的生活；還只說生涯是隸屬丈夫的嗎？所以，人們一到結成了夫婦的生活，不能說是偏重一方的吧？若在奴隸的行爲那却不然了。」

「然而，在愛的裡面，到了那最頂點的時候，不是具有犧牲的精神嗎？我們若忘失這樣的精神；那末，妳最重要的當不為我所有，這也不能說是是愛我的人了吧？」

「不，不！那我是始終愛你的哩！這能賭生命的愛啊！可是，誰都不能給與了她自己的一切吧？」

「沒有那麼的事情呀。如果你真能夠

賭生命來愛我，那是很好了；那末，其餘一切的都歸我處理，那才是我的生活喲。」

「呵，你看呀！這就是你先不肯給與我一切的証據了哩？你除愛我之外尙懷藏著將來在政界上的大野心吧？你現在還當著你父親的秘書，並管理家庭的事情，愛我以外像這些複雜的事情不能不處理的吧？然則，婦人的事情，婦人的我的事情，也能够允許我一點兒別的生活可以么？」

「不錯，別的生活！那末，妳還想求學問嗎？不，妳近來特意地著手論文了；若是研究和用功那是多麼都可以的。而且

，我家裡的人都有相當的理解，必非是那所謂姑根性的來打擾妳哪。」

「不，我的事情什麼的，並不是什麼大問題囉。本質的，所說那別的生活；啊，怎麼說好哩？自由的魂喲！要誰都不隸屬！希望你這樣底答覆！……」

「唔，結婚後還要希望著自由，這稍有點兒勉強了吧？這是不能夠全都自由的。何故呢？女人若完全自由了，那不知要被怎樣底危險來誘惑吧？這不是世界上公認的么？在人家的妻女尙且還有那樣的不倫關係的東西，那不是過於允許了自由的原因么？故無論怎麼樣的賢良的女人都在

這箇自由裡頭來墮落了咧。」

「唉！這要怎麼說纔好哩！你是一點兒也沒有理解了我呢！」志摩子滿含著那熱意發意的口調，像被苛責了一般的嘆息了。「在我所說的自由却不是那種……那種下流的啊。在我只想著若到那必要的時候能夠爲你去犧牲性命；然而這也算是我的自由魂來擁護著你了吧？你先烈不是要求我的犧牲精神麼？可是，在那種的精神是不能夠勉強於人的吧？能勉強的也不算那麼回事了呢。在我想是要從自由的魂裡而來的自發的犧牲才對哩！若在那必要的場合。」

「唔，很好的談話呀。然則，這也是抽象的理想而算於說夢話一般空想了吧？我想不能夠有那樣底實現哩。照妳這麼的想著，在妳還沒有做著家庭的主婦之前，家庭裡還得要男主女從的哩。那麼才得一家圓滿，才有那微妙的事實發現；而家庭裡面也很有十分自由的呵。我想要從那樣自由的裡頭生長成了的女子，那才是本能的女子哩。像我的母親總是很進步的女子呀。要真有那樣實在的婦人行爲，那才算得著今日一天到晚的自由樂趣呵。她從來並也沒有什麼不自由的。我聽想女子們也應要有這樣底才好吧？」

在志摩子聽了日高這篇的談論……這個人也曾學過美國的大學的新學問，也還是脫不了從古以來日本流的封建思想呀！話雖然是新句裁成，但其內容還不是以男子能夠奴隸著女子就滿够了啊！牠所講的這些純日本流的傳統的病毒，這不是已浸於牠的骨髓裡頭去了嗎？在這個人的根性雖不壞；但有這種傳統的傳染症却不好呢！在牠這樣的人兒尙且如是，這世界上不是不知不覺地都要變成了這種傳統病的支配了麼！……這麼地想著，於是她悲傷了！被呪詛了！在這麼所心愛的日高尙不能夠來理解了自己的一點心情；真的，這無

可託附的她，這時候直感覺得而欲哭不能了。

「不，在你雖是這麼的說；但我想從此要學個家庭裡的十分完全的一個女子囉！愛家庭，愛丈夫；若是有了孩子愛孩子，其次爲自己的魂去指導著自己的道路；你也不愿意我過著這樣的生活嗎！」

「若是有真愛情的人，什麼也不顧惜自己的喲。要一無所留地都奉獻給她的所愛者，那才是本當的愛呢。所以說妳是什麼都要爲著自己的殘留，這不算是本當的來愛我了吧？是的，這不算是真的愛我嗎？」

「噢！這是不對的啊！我這樣地……我這樣地！……」志摩子輕微地放出悲聲，不期然地把那並肩同行著的日高的右手而握到自己的手掌心了。她像慈母一般的热情而依撫著。「……不但是愛你；本當的事情和自己的靈魂裡的哀曲都剖白了。這樣底……你這樣的全都不了解了我！不，全都不了解了我！」

可是，在日高還是自拗而冷淡沈默地走著。在那掃除清潔的谷中的墓地裡，全沒人氣的地方，只有那從將染色的樹葉叢裡射來的秋陽，微洩泄牠的幻影。那合歡枝上的黃葉輕脆如遊絲般地只向那新堆的

墳墓中飄拂而寥落。烏鴉在她倆的頭上慘然地呼喚著。

這時日高急欲向前走去，於是她也放開了牠的手，自然地落後五六步了。這時志摩子一人在後面望著牠那後身的姿勢想著：此人畢竟不是能夠來了解了我的人了。我以前雖然有箇這樣的感想，像今天的一層接近，使我又更加了一層與牠遠離的懷念了。然而，在理性方面雖是這樣底想，於情感上却反對而更為愛牠，這却又為自己所不能了解的。這却不是理論，實際的呢。凡是不孝的兒子，也要為親心所愛護的吧？這時候的她，而對於日高也有這

樣底情景了。大凡能有真實的情愛的人，那是甘誠願來苦著自己；而不可不保持著那永久的愛的吧？在志摩子對於自己的理性上，已早已而分析了日高；然而，何故，對於牠還有保持著這樣底愛呢？什麼，能值得這種茹苦的酬報呢？她只有這樣地的 thoughts 了。

「唉！人要知道這種情愛的東西纔好啊！如果那樣而我也犯不著爲牠來受苦了呢！」

志摩子跟在牠背後只有深深地嘆息。

然而，在這時候的日高，牠却又全然地在想著別一項的事情了。

畢竟，志摩子這樣地愛了我，和我來作結婚前的討論；在我想此項理論，一定是她因著她的妹妹的事情來嫉妒著我哩。

志摩子纔故意表示不贊成我們的結婚，好給我一種的不安吧？在她只有這麼地來惹起我的多心了。所以，在她這種的理論上，要以一言約之：不過是爲談戀愛的一種情話吧了。——像日高這樣的青年小伙子，正在凡事最容易自負的中間，故私心裡甚爲滿悅了。在什麼時候如果稍使點子溫存的手腕，橫豎是女人的事情，馬上也就仍會回到這感情的圈裡來的。

因之日高任著餘憤的臉色，一人只靜

悄悄地向那墓地外走去了。在志摩子一面也並不是不明白了她有這手像戲劇般的行動；但在她那顆優美而正直的芳心裡總想著她無論在什麼地方都有像這樣的表現；牠確實是沒有什麼的氣惱的。她有這麼地懇著，一時到替牠可憐惜了。

待牠漸漸地走近那倚墓地的出口的地方的時候，志摩子於是才稍為快走幾步，跟上前去：

「我是個愛多說話的人；請你不要見氣呀。」她這麼微笑矜雅地說著。「今天在遠兒失禮了呀，請替我給伯母請安吧。」

「嗚呀，妳已經到了這兒來了，還叫

我一人回去嗎？這可不行的喲！家不是就在那裡了嗎？好，請來吧！」

「不，不。今天，我，不知怎的……」

「不行，這是不行的喲！」

日高在這時候的說話，又像小孩子樣的強求了。牠有那種不堪在這裡來分別的表現著那寂寞的心情。在牠這樣的年歲，雖不全是那一種小孩子們的表情，但却是也很能夠來籠絡了她的心脈。

「那末，你若要看我明天也可以看見的呢。」

志摩子對視著牠，輕微地含笑說。

「不要那麼說了吧。妳會來的嗎？」

日高帶著一點哀求的口調，一面挽住了她的手：「兩三天前到了斐魯其的幾箇頂好的留聲片子的，所以請妳去聽聽呢！」

「斐魯其！我不喜歡聽那箇……」

在好音樂的日高：例如斐魯其和蒲漆一派的伊太利的音樂家，牠是很崇拜的；但在這種場合，也將牠這些所有淺近的娛樂來搪塞，却反更招了志摩子的不滿了。

「是呀，妳是不歡喜歌劇的哩？那末，妳歡喜的培託翠斐因和陀比葉西也好麼？」

「……無論怎的也請妳喝茶再回去好嗎？」

志摩子這當兒見牠那種爲難的表情，

於是也不好再爲拒絕了。然而一想到日高家裡的衆人身上，却又添了一層憂鬱，使她的脚步急難於移動了。

一會兒，到了日高家的大門前，進了那對大石幢的門坊的時候，志摩子很現出躊躇的表情，一面喘滯著嗓音說：

「今天我還是不進你的家裡去咧。只在你這庭園裡隨便走走就要回去的囉。」

「哈，好的。那末，我們上那箇水池子的傍邊去走走好麼？」

日高只順著她的意思而不加勉強底。

日高家在這地方原是獨一無二的一所

種宏壯的宅第。不過房子雖是新近蓋起的，但受著那種極頑固腐化的建造；檐甍雖然嶄新，却已覆了一層鏽蝕的面影。在那庭園子裡雖沒什麼自然風趣；但那大棵的庭樹，和伴著那些高貴的泉石；任憑他怎樣地佈置巧妙，却總令人有感著不自然的現象。在志摩子的心裡想著，這總脫不了那所謂成金臭味的人間的餘業啊。

「這箇池子還是相阿彌仿照銀閣寺的池子造的呀。在妳的美術眼光看來，還多少有點兒相像吧？」

「哈，那兒也很有相像的地方咧。」

志摩子用應酬的口調答說。

這當兒，在那池子對面走過向上房走去的一個書生，恰給日高看見了：

〔譯註〕書生：恰當吾國一般家庭所雇用之寫字生。日人中流階級以上的家庭所必有者。

「喂，喂！」

這時那個被叫住的書生，在那箇水亭子的背影裡回過頭來看見牠的少主人；站在那稍遠的地方：「咱」的一聲答應了。於是牠快步地急跑過這邊來，全像那馴良的一條家犬樣，被牠的主人呼喚著。

「喂，老太太現在家裡嗎？」

「是。太太剛才由外頭回家來了，是。」

一個十八九歲的書生；穿條小倉布的裙子；像一個丘八的樣子；在離開牠的少主人二三間△註_{六尺長}一_間遠的地方站正了牠那不動的姿勢。

「那麼，你就去對太太說：有位代代的客來了；是會知道的！」

「哦！請你不用這樣呀！今天暫不進去看伯母呢。現在我就得要回家了囉。」

「什麼呀，茶也得喝杯，才回去不好嗎？」

這晨光那個直立地取不動姿勢的書生

說：

「那末，就對太太這樣的說吧。向少主人慇懃地鞠躬了，纔恭謹的走去了。這好像那些公卿和諸侯系朝聖天子一般的格式；這地方有這種階級的分別。誰來可憐憫這樣的奉公人，一生涯從頭至腳都受著這種家庭的風來束縛呢？——這是近年來一種急造成而流行的家風——這是不對的呵。造成這樣家風的日高的兩位父母；在這樣的父母膝下來養育生長的日高；這麼想著的志摩子，於是當然明白日高的傳統病却不是由自己的了。」

志摩子這時候被邀到那上房裡去了。

在她心口裡總感到回回的上這來受著這種照例歡待的苦痛。書生來見過禮了；女中

〔譯註〕雇女中見過了；小間使〔譯註〕雇

小女；小間使見了後，還沒見著太太。在這樣的太太原本也是單純的好人；但無奈受著這種家庭的一些無意味的儀式，才薰染成了這種不良的習慣家風吧。

內客房裡挂著很多的新畫軸。小間使帶來的器皿，金彩炫目地，多是初試用的氣色，還帶著散佈那種漆臭來薰人鼻端呢

日高陪著志摩子喝茶，一人與高彩烈地在雜談的當兒，於是牠的母親身上穿著一件細影十字紋的大島紬的外衣；一流的

風采走了進來，快悅地對志摩子寒暄了，於是復談起這次的展覽會的話來的時候：

「呵，是咧。這次是很好的了呀。我每年都在這時候，凡關於紺野君的出品的評判的什麼，都在每日新聞上看過了喲。」日高夫人這麼地說了，表現出她的新時代的思想來。「今天的招待會，我本打算也要去參觀的；無奈爲著中野那裡的新蓋房子安柱上棟的事情，所以上那裡去了呀。方才回來已經是遲了咧。」

在志摩子的心裡暗忖著：中野的新房子，那是給預備結婚後的自己和日高的新家庭了吧。雖曾漠然地聽過有這麼的說話

，幾時已竟著手蓋成功了嗎？她非常驚喜地，現出不自然底顏色。

「那是，柳田小姐！中野那裡新蓋的房子，就是我們的房子呢。這事情是全都託請家母她老人家一手料理的了呀。我只白看著玩，什麼都不懂得，把這樣的重任來委託老軍人；哈哈。」

日高愉快地望著志摩子笑了。

「那雖然的離那裡的電車站遠了一點兒，爲的是有那樣的高台和位置，好作郊外的散步呢。幾時你可以同柳田小姐去看，走走也很有興趣的呢。」

夫人跟著從這些話裡說到那要如何底

設備庭球場及房屋的分配和家裡的設備等等。種種快愉地詳細說了，使這對未來的新主人，新郎新婦的快樂。

「是呀，那是很好的了……」

對於新房子的談話，志摩子只有這含糊底回答，當然也沒有別的話說；然而在她的頭上又泛起那蒼白的顏色了。

「可是，母親，新房子雖得了，但那樣底的話還談不到哩？今天我已經極端地和柳田小姐論戰過了啦！照這種情形看來，那結婚的事情，恐還騷擾的問題咧。」

日高像欲要求著牠母親來幫忙似的笑

說了。

「啊，小姐們不論誰都是這樣的。誰都對於這樣一生世的大事，沒有不想之又想的人呢？所以說在那結婚的前面，總得有一二箇理想的條件的呵。但是，那結婚的事情，若不到了那結婚的時候，也是不會明白的咧？到了那時候的什麼事情和什麼條件，却反要比那有成算的還要容易地解決的吧？像那以前想著是怎樣底難那是沒有的了。在那些意外順手的事情，當然是要彼此了解才結婚，但事情過了，才知道是對的呢。而且彼此若是愛情濃厚連孩子都有了，至於那些什麼理想從

來的一切都會扔掉的吧？彼此只有快速地共划過那愛情的河岸上去了呵。哈哈……

……」

在日高夫人雖然這麼對著自己的兒子說；但同時也想使志摩子來十分的聽明和了解。

「這位夫人真是個無事主義和姑息平和而活著的一個人咧！她對於夫婦的中心全沒有一點兒根本的理解。她只想著在二人的當中如果生了孩子；同時蠢然地也就算是得著家庭圓滿的幸福了吧。」

在志摩子這麼底想著，而對於這什麼也不懂得的夫人，這一派無聊無謂的言語

，却想著生氣了。然而，當著日高尙不能
够來理解了自己，何況這一代頑固的牠的
母親；她的所說那更是無法可言喻了。

志摩子這時無聊地的沈悶，她暫時只
有忍耐地俟過這種苦痛的時間；在斜日未
落之前；於是打算告辭了。

「嗎！不是還早麼？待晚了的時侯送
妳回去呀。今天特請妳慢慢兒坐一會咧！
先刻所說的那些話，連我自己也還有點不
滿意喲。」

日高強意地邀留，而夫人也在傍邊湊
著說。

「但是，今天我未曾先對家裡的人說

過，若晚了，必使他們耽心的咧。」

「那末，妳先打箇電話好麼……」

「不，那也是不成的囉。」

這當兒，日高夫人恐怕了志摩子的意
思，於是略表敬意地仔細的說：

「然則，天快要黑了，也不必勉強的
留客到好呀。幾時再請過來！……」

「哈，改天再來……」

志摩子說著站了起來，說是叫汽車送
的，她也堅意的辭了。

「那末，過幾天我再來看妳！不，明
天也可以的……」

「哈！……」

志摩子一種悲慟的面影視著日高。

她於是退出了那石幢門坊的外面的時候，再回過頭去望著日高的那宏壯的住宅

「這箇家裡，第二次我再不想來了啊

！」這麼的想著。這忽兒在志摩子的心裡對於日高的愛情雖更爲增加；然而在她的頭腦，她的靈魂，對於和牠的結婚，却是全然底拒絕了。只想著牠到底不是自己的魂的共鳴者！然則，就能够將這樣有無限情愛的日高來視若路人了嗎？今後，雖在這箇寬廣無涯的世界，誰也不是知道我的人。志摩子一路上走著把所心愛的日

高，被拒絕的日高；這兩箇大而且深的矛盾，在她那出入的呼吸裡面都覺著苦悶了。這時她不自知地已經走到那原來的谷中的墓地了。

「唉！日高先生啊！我那親愛的日高先生啊！從此已後：我們慢慢地是難得常見的了哩！」

志摩子在那先刻和日高握手的墓地垣外，那低矮的石垣外；湧起這腔熱情，於是，她全身俱伏在那矮石垣邊來啜泣。

這時惟聽見那上野寺裡的晚鐘聲只幽寂地鳴著。

牠倆的早晨

一天早晨，在日白驛附近的樹林子裡面的紺野的畫室裡；突然地，日高來訪問了。這麼大清早從來沒有過的日高，無怪乎紺野也意外地現出很希奇的顏色；牠或者又和志摩子鬧了什麼脾氣了吧；牠這麼地直覺。

「這不是特別的大清早麼？怎麼呀？我剛才纔起來的喇。」

「唉！像我當著這麼個碌碌勞人的記者，這樣的清早才來工作的呀。因為在這近邊要找點兒晚刊上的記事，順便地來了

。像你常住在這地方才算是遇著貴人的生活哪。」

紺野一面喝著紅茶；凝眺著那方壁上掛了的畫不知在何處是以黑布作背景放了箇極美麗的花艸瓶的靜物。

「碌碌勞人的記者？這箇名兒很好呀。你真是個碌碌勞人的記者？過謙了吧？」

一位大大的新聞社社長的兒子。紺野這樣底笑說。

「這次，你那箇『持統扇的女子』不是

很受了那些專門畫家的大好評的榮譽嗎？

爲要聊表點兒友情，預備點子什麼；今晚
上你有工夫，上那裡去走走好嗎？」

「你這麼底費心，謝謝！可是，今
晚上恰是那推薦入選作家會員的評議會開
。」

「這可是鬧勁了。若稍早一點好了咧

……」日高有點惶惑狀，緊皺著眉毛。一
傍在紺野想到日高有這種情緒，內心裡必
有一種什麼緊要的事情來假借祝賀爲名誘
我出去的。

「若是只爲祝賀我，那是幾時候都可
以的咧？有什麼別的緊要的事情嗎？」

「那末，明天晚上怎樣？可以空嗎？」

「這實在底爲難了。你特地的。明天
晚上却又正是會員們的宴會。我原是不
樂意去的呀；可是牠們若要上這裡來邀，
那可有點不好推諉了。就是在路上也是不
能够逃脫的。」

「是嗎？……」日高沈思著。現出自
然的樣子說：「真不湊巧的會呀！我因爲
有點子急要的事情，要同你商量哪？」

「什麼商量？那末，現在不是也可以
談談的嗎？」

「可是，現在我還等著有晚刊的事情
，在這裡也不能够安心的說話。」

「但，只說說那要領，簡單的話不行嗎？」

「然則，這也不是那種性質的說話；真糟糕！……」日高稍微點笑：「實在是爲著志摩子女士的事情喲！她昨夜突然地寫了一封信來，叫我不放心的，也就是那封信裡的事情哩。」

「是咋！寫些什麼了？若沒防礙可以給我看看好叻？」

「唔。」日高略一摸了摸那件洋服上的口袋：「哦！帶來就好了呀；擱在家裡了喲。」

紺野看到日高這種表情，已明白那封

信確已帶來了的。不過是那封信裡所寫著關於牠自身有不矜持的傷痕吧？牠才故意地不肯給傍人看的哩。

「到底，不知爲的是什麼；她有了神經的變動吧？從來雖有過這麼的舉動，但不成爲什麼大問題的；可是，在昨晚上的信裡說，她表示彼此的結婚是不同意的囉。」

「那末，是說不願意和你結婚；還是來拒絕結婚的要求呢？」

「呃，那也全不明白的事情。這裡我也不知道。不，也可說是很知道的咧。」

日高露出滿嘴白牙；鷹揚的笑聲。「她是

那麼底愛了我，却又說出那麼無謂的閑話來；這裡，我想也是她那一種複雜的技巧吧？總而言之：這是她對於她的妹妹時枝的嫉妬心特來挾制著我的事情吧？這如果不是這麼底想像，何故，她既有這麼的愛我，而又不允許我的結婚的要求，什麼；戀愛線上有這樣的事實和理由嗎？咧，對吧？」

「呃……」紺野沉重地答著，稍一注視：「在柳田女士從來是非常的愛你的事情，那我也很十分地知道的。所以對於你倆結婚的必能性，是我敢斷言的。然而到了今天却被對方來拒絕了，這不是件很可

笑的事情嗎？恐怕你倆最近有了什麼變動的事情吧？」

「同時枝女士的什麼？」

「不，不是那裡，是妳同志摩子女士的當中？」

「那也沒有別的什麼。不過時常底見著和她說說笑笑罷了。」

「見著和不見著都有緣由的咧？」

「唔，日前去看你的展覽會的時候，偶然在那會場裡見著，却很作了長時間的談話喲。」

「呵……」紺野說時，忽又有像難言的口吻。

「那末，在回回和你見著談話的時候，你倆什麼地方有不合意見的事情，志摩女士必有了痛切的感想吧？」

紺野這麼委婉地問。志摩子因你不知足，沒說過那些閑話麼？

「我想也沒有那麼的事情吧。」日高偏頭向著傍邊的答說：「對的，你呀。見著和沒見著的時候，在她種愛我的心情，我是很明白的。不過這次寄來這麼的信，她也還是在那嫉妬著我和時枝的頂當中呢。」

「不，我想……不那麼的吧？志摩子君也不是被那種情感所能動的人呀。所以

，我想她還是在根本上間隔了那種的溝渠咧？」

「可是，你呀！她在房州前次不是就扮演過那麼個嫉妬的女角色了麼？所以說：女子是驕恣的東西；無論志摩子有如何樣深遠的思慮，這次也還是離不了這一類的思想來這一手了哩。」

「請你不要再說了，你呀！你這套斯文在行的說話是不行的喇。」女子是驕恣的東西」看是那種的人咧？也不能概說女子們盡是那樣的行爲吧？在志摩子雖是愛你；然而，因此也就是漸漸地來遠離了你的心的吧？到頭弄得尺幅不合，在她或者

有那種感想也未可知哩。」

「這話却不對呀。我原是很尊敬她的哩。所以，這還是因著時枝和我的……」

「然則，那末你和時枝女士二人的中間有什麼被可嫉妬的事情麼？」

「什麼也沒有的喲！所說嫉妬的話：你呀，在什麼也沒有的晨光你不是又有了那種邪推了麼？」

日高一面的傻笑。

紺野對於這點，却感到一種憐愍。捨了可愛的志摩子，而顧著男子的面目，說這不願說的話，却以志摩子爲嫉妬把寄來的信做口實，這不算是勉強的話論了麼？

日高的性質——寧可說是男子的通有性——是這樣；而在日高若當真的把志摩子的書信無端地做了那種嫉妬一味的來解釋，則越增加男子的迷惑，這是一點兒也不能够醫救吧？

「那末，你，照你這樣底所說，志摩子君的來信給你是單爲嫉妬的了？」紺野稍帶諷刺地微笑說：「那末，絕情了不好麼？可是，嫉妬是愛裡的黏液，有那種的強烈性的所以，在那種強烈的程度，你不是更要被愛住了麼？所以一說到絕情的話，那却更有被愛的原理咧？」

「不，這也是不確實的喲。所說女人

的嫉妬心力能移山嶽！有那樣可怕的事情哪！」

「我却否認有那樣的事實；但在什麼的思想上，你和她不是有什麼不同吧？我這麼的想。」

「思想不同吧？唉，這是更可笑的話了。在她的思想纔真是超特的喲！她說什麼結婚後要完全的自由；你哪，有這唛篋棒中的思想唛？若果然到了結婚後尙完全的自由了，那末，女人要去通姦和姘戲子，幹什麼都是好的嗎？然而，在我看來，女子結婚就是她把身子加入或一種不自由的範圍內去；所以說那已竟結婚過了的女

子是不能不要負那十字架了的啦。」

「不，什麼呀！在志摩子君所說的自由，却不是你這所說的通姦——那種的事情呢？不是那高尙的最優美的自由的魂嗎？像這種純潔的女子決沒有幹那下流勾當的道理的吧？如果有了那種卑陋的行爲：第一污了自己的靈魂，違反了自由的本心宗旨；這是很深的，是很費理解的一種自由魂的見解啊。」

「然則！那個做妻的第一不是要有那犧牲的精神唛？這就是愛的全部的表現了吧？但是，志摩子女士又缺欠了這點。不，也可說是沒缺欠的吧。像她那樣有相當

教養的處女，在結婚前纔有這麼偏執著種種的理論的事實哩？所以，凡是她心裡是承認的，口頭却不然了。這所謂也是等於結婚前來自慰的一種理想吧？倘若一經到了結婚後，幾時或者也有那平靜的一類隨流性的女子吧。」

紺野這時候以爲日高這種強情奪理的談論已稍稍地感覺不快了。牠以這種淺薄的見解來認識了志摩子，這不但是日高方始輕蔑女子，就是古來日本流男子的優越感，還沒訂正分毫呢。在別的女子未可概論，如果是志摩子到底是不能共容了吧？紺野熟熟地這麼底想著。

這晨光老媽子已給日高沖上一盞熱氣蒸騰騰的紅茶來。沈默著的日高，惟環視著這畫室裡的壁子上所掛著那張「持紈扇的女子」夫人裝束的畫面上，起了一種疑問：

「這和那前次的展覽會裡所畫的一樣呢？很畫了好幾張；這位夫人畢竟是叫什麼名兒的呀？」

「什麼，這是一個親戚的內容喲。那麼粗率地畫了的咧。」

紺野略避開視線地答。

「可是：這却很像是位高貴的夫人咧？但，那兒却帶了些宗教性的寂寞的表現

呀；雖然。」

「是嗎？」紺野泛起一種苦澀的表情的面影；於是急把談話的問題又返回過來：

「那末，你先說要和我來商量的什麼哩？什麼也有和我來商量的必要麼？不是那麼的話嗎？」

「呃，是那麼簡話兒喲：無論是怎麼個閨閣的小姐，能寫那樣底嚴厲的信件，那還是能保守她那嚴厲的閨女的氣概吧？所以；這也不能作為隨便的算完事，此刻，只請你急去見著志摩子君，探聽她的意見，過細地請替我問問她好麼？啞呀，我心裡是十分明白的所以。你去見了她，請

極力地為我傳達急於結婚話！如果不這麼辦，你呀！在她那麼個年青的女性，有如秋空般明朗的心情，還不知要怎樣底變動也未可預知的所以咧？我要和你來商量的，都在這裡了喲！」

這時日高滿臉上籠罩著一股極激烈底熱情說了；在自尊心的面前，多少要折伏了自己，這也是求戀的弱者的自然的一種表現吧？其另一面：牠却正是位關大少，而也有牠一分天性的正直了。

「但是，到了現在這事情却也很為難辦了呢。以前不在言說，我斷然敢說她是你所有的人；可是，此刻要我再上她面前

去說那和你結婚的話，這却有點兒感到過時的可笑了喲？那末，你，如果你自己在那種自強的決心，能令對手來翻悟；在我想這要比我們去勸解的爲得宜；而且尙未知志摩子士能否中聽咧？

「可是，像這種事情，除你以外確沒有再可託的人了哩。在她對於你的言論又向來是懷著好意和理解的人的所以；至於從她那方面來說，除你以外也是沒有別人能來轉環的道理吧？託你呀！這事情還務必得要託你的咧！」

在日高這種熱情激烈的表情上，看出牠急欲要得著志摩子和感到失了她的場合

漲起那一種不堪設想的絕望和恐怖了；牠顧不得羞澀和忌憚地，只有露骨的來表現牠這樣底熱情。

然而，在關於戀愛這深藏著煩惱和苦悶而人不知的紺野；也才能明白日高的這種露骨的熱情。在倔強不拔的日高，尙且這樣地的來暴露了牠的懦弱；於是紺野也因此忘記了自己對於牠的反感，却反給予牠一種同情的懷念了。

這時候老媽子復自廊子下走來：

「曖囉，三尾小姐來看先生了呀。」

「唔，三尾小姐！時枝女士來了麼？」

「噲，剪了頭髮的……是那位了呀。」

「什麼？是時枝來了嗎？這怎麼辦好哩！喂，紺野君，不要叫她上這裡來：讓別的房子裡去好呀……」

日高惶恐地，現在極難爲情的面色，這麼狼狽地說。

「呃……」紺野這當兒也想著掛在這書室裡的幾張繪畫：例如那夫人的畫，如叫

她看見了却也不好的吧？一面惶恐地，環視著畫室。

「那末，還是請她到樓上的書房裡去坐吧。」

這麼的吩示老媽子。回身換上那件羽毛絨的單衣，整了整前襟。紺野才走出到正門的玄關去了。

——續——

短篇小說
草裡

橫光利一著
英 吾譯

一年我租借了稍稍離開鄉村的地方一

鴿們的寄宿所。

箇古寺裡的一間房子：在那裡過夏天。在那箇古寺裡的庭前院子裡的芝草地上只有座鐘樓和一基梵塔。寺裡那座很大的山門上，雖然釘著有兩箇大鐵獅頭的門環；可是到了夜裡還是那麼底沈默地放著。至於在那基梵塔的九輪上面當然是做了那些鳩

真是好一座靜寂的古寺啊！寺裡也沒有和尙，或者是死了，我時常地在寺裡散步也沒有看見誰。而且，寺裡也沒有正殿和佛壇，只好像平安朝時代的那家貴族的

一箇大宅子的一樣；在那寺後的院裡的古墳傍邊却有一灣澄碧湛然的泉水。四圍的

雜草茸茸從那些枯葉的底下生出。

我到這箇寺裡找房子的時候，那個看廟的人：

「先生高興那間房子都可以的，」這麼地說了。於是，那個看廟的人就把這寺裡的全權管理都要委任給我，牠開始到那裡去旅行巡禮去了。

嗣後，我每天都要爬上那箇鐘上面去一回，自由在地撞一回鐘，——那箇吊著的大鐘。我起初只輕輕地撞三下，若是打算要撞牠十下的時候，那就得要先拉著那根繩子了。其餘每天，如果是太陽焦灼的利害，我就走到那庭前的院子裏的芝草

地上去，在那株根高大的銀杏樹下的樹蔭

裏睡覺。微風從那對面的湖上輕輕地送來

趕到了太陽回家的時候，在那兩扇很

厚實的山門外，就有近處的那些村子裏的

姑娘們都牽著手兒來玩耍了，可是她們從

來是不會進過山門裏面來一步的。只在那

些芭蕉樹葉搖拽不定的下面，時聆見她們

些悠韻飄揚一陣哄然的笑語。天空裏每受

著那箇湖面上的水光反襯出一層薄薄的桃

紅色彩來：慢慢地在這暮靄籠罩著的芝草

地上又開始加上了一片綠色。那些晚浴後

的姑娘們，一面在那裏呼喚著母親的聲音

；同時伴著一陣子的笑語。她們確是有京

裡的姑娘們一般的美麗，甚至更添上一些天然風韻哩。她們在那晚浴罷的衣服外，繚繞著的是赤色的腰帶，被微風吹拂著長袖，一面同那些年青的人們說笑著。可是待我走過她們的傍邊的時候，而她們的談話又忽然地停住，低下頭去沈默了。

有一天，K，從遠處的海峽過來：忽然地來看我了。那時我馬上也就明白牠是爲著牠的戀人死了後不堪的寂寞；牠才來疏散疏散的。

「鈴子姑娘真是個好人兒咧？」我這麼地說。

牠還是不作聲。鈴子原是牠一個愛人

的名兒。

「優美嫻靜的人兒；而且愛情也是很深切的。」

我蹲在那層包迴著佛殿的高木台級的緣邊，看著石級上的蘚苔。腳底下雖感覺得木板上的粗澀，但愿意等著黑夜的到來。看見山蟻子慢慢地已爬上柱子了。

「這裡却是箇頂好的地方咧？」K這麼的說。

「我特意選著這箇地方的喲。而且，在這箇地方是準我自由自在的呀。」

「好哩。」

牠不管是一雙赤腳，跳下在那佈著步

石的角道上，向那庭園的裡面走去了。於是我也跟在牠的背後走過幾棵陰茂濃密吊垂的樹枝底下；繼續地低著頭，好不容易才穿林過洞地走出到了那箇水池子的傍邊了。池邊的藤蘿是從那些雜草的裡面冒了出來，復又倒垂在水池子的傍邊；池子裡的鯉魚，一看見有人來了急又深沈在那些水草的下面去了。

「這箇地方却太過於有點兒寂寞了咧？」
「說。」

「在這兒還有藏著好些箇雉子喇。」
「是吧。」

牠一面看著周圍的那些密茂而蒼成陰

暗了的古樹，和那基印上苔痕而略為傾斜了些還矗立在那些亂草叢裡的石塔。竹籬裡面有藏著貓兒的聲音。一面又看著那蒼顏古博的一棵大而且高的老松樹說：

「講到松樹這箇東西在什麼地方總是帶有點兒孤寂的樣子咧？不知是什麼原故。」

「被風颼々地颼起的時候，在松樹頂算是很淒涼的東西吧。」

「然而，人們不是說過：只有松樹才配說是個長命者的話；有這麼能深印入人們的腦子裡的感想呢。」

「看著樹兒雖然有這麼的說話……」

「然則，你不想做箇松樹嗎？」

二人於是在這裡也不便再往那後面去了；復轉身折回，我把吸著的香煙的火送給了牠，牠於是又向那鐘樓上走去了。我只坐在那冰涼的石級上：看著那些蝙蝠兒飛舞。對面那基梵塔又漸漸地開始向那沈寂的夜空裡浮出了。

「君，這箇村子裡頭有愛你的姑娘吧？」牠在鐘樓上向我發問。

「沒有。」

「有了不是更好了麼？」

「是呀。」

「在這麼箇古廟裡面，叫別人看不見

的地方，靜靜底有誰來了才好咧？」

「好。」

「撥開草叢去。」

「你呀，那不是來了麼？」

「好看嗎？」

院子裡的芝草柔輭而濕潤了。天空一片澄靜的夜景。騰下的只是白天來的溽暑氣和天上的小星兒閃閃地光盪著。在那菽之叢裡聆到有密寂的鳴蟲聲。等到夜靜更深的時候，於是我們二人復開了門走到屋後的山崗上去，牠倒臥在那片深深底草叢裡面：

「一個人如丟棄了他的戀人：那是糊

塗地活著的咧！」K這麼地對我說。

我這時不明白對於牠要怎樣底說句使牠來追憶著牠那個已死了的愛人的話才好？空氣又是漸漸地冷下來了。從這搖拽不定的草叢裡面，只看見那村裡的人家的灯火；忽聆見兩隻夜老鴉叫喚著一面向那基梵塔的方面飛掠過去了。

「君，你的父親已經早死過了咧？」牠問。

「死了。」

「沒夢見過嗎？」

「沒夢見過。」

「若是能夠在夢裡見著也好的吧？」

「是么？」

「鈴子是很愛我的咧，實在又是很可怕的喲！」

「你在夢裡見著了嗎？」

「唔。」

「若是那麼的了任到什麼時候都是繼續著那箇夢；那是第一件頂好沒有的事情了吧？」

「唔。」

在那基梵塔的對面，能看見我一個朋友的家裡。那家裡還開著窗子，顯露出一點兒燈光，在那點燈光裡面很能夠看見那間房子裡面的叨抵角吊著蚊帳；在那蚊帳

裡面睡著的是牠家裡的一個孩子長遠地病著。我不時總想著在牠家裡的門前不絕地有停住醫生的車子的聲音。夜風柔和地自那平原上的地方向這方送來。草莖擦著葉兒在胸口的前面放出牠那沙沙啦啦的響聲。露氣已濕潤了衣服，我於是才把重疊地摺在兩箇肩頭上的衣袖放了下來；我們倆也不能夠到什麼時候還在那裡站著了。而且，牠也沒有很多的話說，在我却總是看著那家裡露出一點兒灯光的窗子裡面；一忽兒，又看見在那蚊帳裡面的母親，急忙地爬了起來，好像注視著在傍邊的什麼人的樣子：

「君，你看見那對過的一家有箇明亮的窗子麼？」

「唔。」

「現在有人起來了像看著什麼似的吧？」

「唔。」

「那家裡有我的朋友的孩子，生著重病，在那裡睡著的哩：不是死了麼？」

於是我們二人作長時間的沈默。從那草叢裡面只管凝視著那病人的房裡。綠草地面上的馨氣被微風搖拽著沁人的心脾了。我們時候地看見那天上的星子好像戰鬥射激般地流散了。聆見那送客從遠路回來

的騾馬夫，唱出的歌聲；鄉村的人們這時漸漸地進了睡眠的夢鄉了。在那梨樹園裏的看守人的小屋子裏，已經開始燃起牠們那過夜的紅火來了。我於是伸起腳去換箇地方覺得草裏是冰冷冷地，纔知道在葉子上的露水已開始掉落了。

「不好了呀！」K急遽地驚喚的樣子。

「怎麼了!？」

「在這草叢裏面我有過這麼底抱了鈴子的事情哪！」

我只是沈默著。

「而且，恰像似這麼箇的夜景哩！」

牠於是一面搔著腦袋像沈沁在這時候的綠草的馨嗅裏面一般，復倒臥在那片雜蕪草叢的裏面了。

戲曲
她們的希望

(獨幕)

一 菊池寬著
修譯

登場人物

村岡

妻藤子

鶴田

村岡之姊

警察偵探

情 景

湘南(註一)避暑地：九月中旬的時候。
村岡之住宅，近於海岸；係平房。

鶴田 早呀？

藤子 來了。

有能遠眺海面的八疊席間。庭前的胡

鶴田 今天可能看見富士山了咧？

枝子和雜草，已呈秋色。時時地聽著

藤子 好天氣的所以。

有海潮的波音。村岡的妻藤子：年二

鶴田 已經又要回到原來的冷靜了呀！

十四五，雖漂亮，但面色微現蒼白，

藤子 哈，是哩。同五月的時候一樣呵。

似帶一點寂寞的樣子；靠近廊邊坐下

夏季上這兒來了的人們，一個也不留地

縫著衣服。

都回去了哩！

鶴田從庭前進來，像一個三十開外的

鶴田 現在還剩下的只有我，和借了二葉

公司事務員的男子。穿著飛白青綿紗

屋的樓上的那個姑娘共兩個人了呵。

布的長單衣。

藤子 那個姑娘，就是日本橋的那箇班子

裡的姑娘吧？

鶴田 是吧。前天還有兩個很標緻的像藝妓似的人兒來拜訪過了喲。

藤子 那個姑娘也是胸口有了毛病的么？

鶴田 像似那麼底吧。……村岡君不在家

么？幹什麼去了？……

藤子 上佐竹先生那裡去了囉。

鶴田 佐竹先生？是那箇澡堂子隔壁的醫

生么？

藤子 哈。

鶴田 那個人的腳有點兒不大方便咧？

藤子 哈，聽說在日俄戰爭的時候還當著

軍醫官，因此才負傷的呢。

鶴田 唔，軍醫官也有受傷的事嗎？

藤子 恐也有那麼的吧。

鶴田 村岡君怎樣了？

藤子 近來雖沒有發熱，但也沒見全快啊

！

（藤子起身走進廚房，端出茶來）

藤子 請喝杯茶。

鶴田 謝謝。街村全部慢慢地要冷清下來

了；脚不自知地，總想上這裡來打擾妳

呢。

藤子 唔，請不要客氣。村岡也說過，你

來了談談，怎樣底煩悶也會解釋的囉。

鶴田 妳東京的姊姊，還在這裡嗎？

藤子 說是今天要回去的；但又延遲二三天了囉。

鶴田 現在，在廚房裡？

藤子 哈，在廚房裡洗滌著東西哪。

鶴田 太太！前次，說過的話：我的內人，在兩三年前死了；但是內人留下些頭上載的東西和衣服，還稍許有一點兒呢。要把他通統地賣了吧，又總是覺得有點兒不忍；但如果說帶在身邊，又是怪厭人的。倘若太太不拘嫌替我使著，這事情才真算有了始終的好結果咧？那所謂廢物逢主而慶重生了呵。

藤子 哦！那是不敢當的呀。

鶴田 啞呀，這麼說著，是不對的呵。實在，我的內人也恰和妳是同年歲的人兒

啲。

藤子 哦，是麼？

鶴田 這麼說來，很是失禮的吧；身材也很是相同的；但容貌比起妳來，勿論是我的女人要退讓三分的哪。

藤子 鶴田先生，真會說話咧！只有這裡是笑話人的了呀。

鶴田 啞呀，論相貌真是全不能相比的呵。但是她的面孔，在什麼地方總有點兒像太太似的啲！所以，我在海岸邊那次初見著妳的時候，才敢那麼熟識地來和

妳談著話的哩。

的吧？

藤子 ……………。

藤子 那也沒有歡喜和不歡喜的事情吧。

鶴田 喲呀，不是說謊話的，我從那次以

說句不害羞的話：我雖有兩三件出色的

來就老是有些思慕著妳哩？

衣服，大抵都賣光了啊！

藤子 哦，你說起這麼的話，到反使我有

鶴田 那更好了呢。這橫豎是有無都可通

點兒害臊呀！

用的東西。若不嫌棄，就請替我使著，

鶴田 那件水色綿紗的外套和長袍；失禮

那真是愉快的呀。

地說：我想是緊合著妳的身子咧？

藤子 但是對村岡，不知要怎樣底說好呢

藤子 唔！

？

鶴田 真的啊！這麼失禮地說了。但是，

鶴田 村岡君那裡，我去說明吧。或者，

在我手裡拿著，全都定要霉爛的。就說

對於村岡君我們嚴守秘密地不好么？

那支押髮簪，還係嵌著翡翠和玉石的呢

藤子 哦！那末，一生世我也是不能夠拿

；雖不貴重，我想太太見了或者是歡喜

來穿著的了呀。

鶴田 對，哈哈。……

(二人暫停對話)

藤子 我也，久想要添一件出色的衣服的呢！可是到現在全都絕了妄念的了囉！

鶴田 啾呀，真可憐妳呢！我，是那次後和妳雖然認識不久；但對於妳的立場上，從心坎裡已表了同情的了喲！村岡君，不是已經有了二年以上顯著沒事情做了嗎？

藤子 哈，與其說是二年以上，到不如全說有了三年了喲！

鶴田 那也不過是大概吧？

藤子 到這箇地方來，已經又是一年以上

的了囉。這麼底混混的生活，到底有厭惡的一天哩！

鶴田 對的對的！然而，像妳這麼一位美貌的妻，伴著個犯了疾病的丈夫；容貌上雖沒妨害，只管忠實地厮守著；但畢竟不是箇良好的結局哩？！

藤子 但是：這都是怨著彼此的命運啊！

鶴田 在我想不盡是這麼底說吧？大凡，人們如果要自己想到一箇理想去展開生存的活路，那沒有不能夠做到的事情吧？

藤子 是那麼的也來可知的哪。

鶴田 何況太太，是這麼個標緻的人兒咧

藤子 輕口就說出這麼的話，我真要嫌惡

可意的那是很好的喇。

鶴田先生的啊！

藤子 這樣的緊握著，痛咧！

鶴田 賤！看你這麼個嬌嗔面孔的樣兒，

鶴田 這不是很好的嗎？

真宛然地恰像我那死了的妻哩。

藤子 請快些給我看呀！

藤子 我不是給那麼個面孔叫你來看的嗎

鶴田 啞呀，說看手相的話，原是騙妳的

！

啲！這麼來握著妳的手，才好特送給這

鶴田 咧，藤子女士，我給妳看看手相吧

筒給妳的咧。

？請伸手呀！

藤子 哦！戒指？不行啊！不行啊！這樣

藤子 右手？左手？

的東西，是不能够拜領的咧！

鶴田 女子，是右手哩。

鶴田 這不是很好的了麼？請妳帶著吧！

藤子 手髒吧？

這是金剛鑽，不嫌小一點兒，就請帶著

鶴田 不，這不是慣做廚房裡掬米洗菜的

好呀！

粗事的手呢。雪白美麗的手兒……但有

藤子 金剛鑽的戒指什麼，我是……！

鶴田 吵，快些呀！若不高興樂意地帶著，就請妳替我收起來好嗎？

（鶴田仍是緊握住藤子的手掌）

藤子 啲！

（這時，裡間的紙榻開了。村岡之姊是一個三十五歲肥胖的婦人，從裏間探首向外；對鶴田行目禮）

鶴田 又打攪來了，回回底驚吵！

村岡姊 說那裏話呀！（稍帶諷刺地）

鶴田 村岡君上病院去了咧？

村岡姊 哈。藤子妹！午飯的菜有什麼了呢？

藤子 不，什麼的好，想想看呀。

村岡姊 已竟過了十一點鐘了啲！

藤子 哦！已竟到這時候了囉？

（這時始聽到從遠處送來漁人們有拉

地引網（註二）的嚷聲）

藤子 呵，拉起地引網了咧？

鶴田 從先刻就拉著了啲。已經怕拉上來，了也未可知的。

藤子 那末，去買那地引網裏的鮮魚吧？

姊姊請給我篋籬呀！

（村岡姊遞過篋籬）

藤子 鶴田先生，少陪一會你呀。

鶴田 我，也一塊兒去幫著妳買吧？我同

那些漁人們，是很熟識的。

藤子 是嗎？那末，對不住你了！

鶴田 空氣，橫豎我也隨便去逛逛的哪。

(二人一同走出庭後的木柵園門。這

時，村岡却自前庭從大門回來，進屋

向客廳走著。一面注視到那吊在走廊

邊的小鳥籠)

村岡 藤子，藤子！不在家嗎？姐姐，姐

姐！

村岡姊 (從裡面走出) 回來了！

村岡 十姊妹的餌沒有了喲。

村岡姊 哦，今早晨還給了滿皿的裡。

村岡 藤子呢？幹什麼去了？

村岡姊 剛才說是去買那地引網的魚去了

喲。

村岡 還有拽地引網的嗎？不錯哩。

(聽著有拉地引網的響聲)

村岡姊 咧，你呀！

村岡 什麼？

村岡姊 你是很能夠隱忍著夫婦間的事情

的咧？雖然說要隱忍；像今天的今天底

事情，在我是再也不能夠隱忍的了喲！

村岡 什麼事情？！

村岡姊 是那個叫鶴田的男子的和藤子事

情呀！

村岡 出了什麼不了的事情了嗎？！

村岡姊 剛才，二人還一塊兒到海岸去了

啲！

村岡 不是，去買那地引網的魚咁？

村岡姊 雖是那樣的，也沒有二人一塊兒去的道理呢？正午日中地。……

村岡 因為是正午日中纔是好的啲。若是在深更夜中一塊兒去了，那才有點兒介盪哪。

村岡姊 你，雖然是這麼從容不打緊地說；但我今天却是親眼地看見一件重大的事情了呀！

村岡 (稍為驚愕地) 一件重大的事情？在什麼地方看見什麼了？！

村岡姊 你，沒看見那個叫鶴田的男子，

緊捏著藤子的手吧？還替她帶上隻戒指哩！

村岡 那末，畢竟是說送給她一隻戒指了吧？

村岡姊 你，什麼事情都是這麼寬懷底所以，才有這樣的事哩！鬼鬼祟祟地，對於別人的女人送那麼貴重的東西；爲的是什麼呀？而且在女的一面還公然地受著，這是正真的苟當嗎？

村岡 ……………。

村岡姊 我，因為留意那個男子的事情，才不便安心地回東京去的啲。你得好好地對藤子說呀！趕緊不可不叫她和那個

男子斷絕來往咧！這事你若不說，我可以代勞的哪。

村岡 但是，姐姐，至於那個男子，在這箇地方好容易才作了我們惟一的朋友呵！

村岡姊 朋友，作了朋友就可以放心的嗎？

？自己緊要的女人要被別人勾搭了咧！我，對於那個臭男人，從肚腑裡面都要嫌惡了牠哩！那個臭男人要來虐殺藤子的生命，才乘隙投以物質上的誘惑啊！

村岡 是那麼的么？牠竟是那麼個男子嗎？

村岡姊 不然，避著她的丈夫有秘密地贈戒指的道理嗎？

村岡 可是，我看那個男子也好像似個好人家的兒子咧？

村岡姊 哦！你到什麼地方還都以爲這是可喜的事情吧？

村岡 哈哈哈哈哈。

村岡姊 這可不是哈哈的事情呀！

村岡 可是，咧，姐姐，也得請替藤子的身上去想想哩！她爲著，我，很受過近三年來的苦勞了。

村岡姊 那樣底事情，原是做老婆的當然的喇！

村岡 啞呀，也不能說是當然的吧。她從二十一歲的時候以來，接近三年，我想

也很是難得她過著這樣能忍苦耐勞的生活了。若說到那箇快樂的新婚生活，也只不過是三箇月，馬上就耽著我的煩悶了哩。以後在她一面，只享到的是苦勞的生活；有什麼的安慰嗎？看的，穿的，吃的，什麼東西都沒有吧？在這樣底地方住着，不厭煩地有的惟是忍耐呵！再想到她從前在咖啡店裡的時候，我只有一層感激了她哩！

村岡姊 如你這麼底說：那她和別的男人……

村岡 呷呀，妳聽我說完呀！我，因了這點意思，故從來對於醫藥費或什麼的，

總想儉約些來要替她置一件衣服的啊。想著怎樣底，才能够給與她一點兒歡喜的願望呵。但是，在自己是這樣底落拓，却不能够的了。至於送她的東西的別個男子；在我却是感激的喲！

村岡姊 那末，你，太放縱了她了！恐怕要墮落到那個惡魔的手裡啊……！

村岡 呷呀，我却不是那麼的想哩。在藤子一面，她自己既有了同情的男子；例如那點少有無理的地方，送來了什麼的物品，或者她是歡喜的吧。但在這種的社會裡，也算是得到少許的光明了。至於我自己對她處在這樣底黑暗生活裡的

人：却再也沒有妨害她那從外來的光明的權利了啊。

村岡姊 那末你，是說你自己的老婆也可以和別一個男人去交際的嗎？

村岡 啞呀，我對於那點，是能够信任藤子的！她是個懦弱的女子！所以，無論

在對手方面那無理地強送來的戒指什麼的；她那是無力去拒絕的一個女子。可是，她只有懦弱。倘背著我去和別一個男子有那種深交的事情，那是絕對不能夠的女子。就是我的病不好，她也是不能夠就拋開我而去的一個女子啊。

村岡姊 但是，對於叫鶴田的那個男子，

也是不能不注意防備的哩！

村岡 是吧。我對於那個男子，總還是希望牠能是個光明磊落的好漢子咧！我，將來若是有了萬一的變故的時候，還想牠能够是個付托藤子的事情而可依靠的男子呵！

村岡姊（感動）啊！你就想到那種的事情了嗎？！

村岡 近三年來，無聊賴地活著，種種的都想過了喲！尤其是藤子，她是一個無歸宿的女子咧！若待我萬一有了變故的時候，她還是想著展轉地去度那咖啡店裡的生活；那是不堪設想的呵！因有這

箇意思，得特請姊姊來愛惜她咧！當我活著的時候，能使她得著個好朋友，若是待我死了，也是希望牠能够替我來負她的責任的男子咧！但不知道她，也不是這麼地想著鶴田君的呢。可是，近來她們的元氣是好的呀。我也這麼想著是對的吧？有了這麼箇意味，我希望鶴田君能作一個善良的紳士！我到今年冬天，很是扼著難關的啊！

（繼續輕微地咳著）

村岡姊 佐竹先生，說了什麼了嗎？

村岡 佐竹先生雖然沒說什麼，自己的身體在自己是很明白地知道的哩。

村岡姊 ……………。

村岡 （忽然站起）哦！海岸邊有了什麼了吧？那麼多的人跑去了咧！

村岡姊 是拽上地引網了吧。

村岡 不，不是的吧。若是地引網了，也沒有那麼跑的哩。

（二人暫時沈默，無言地只望著海邊。藤子面色蒼白，從後園柵門跑進，面孔緊伏向走廊簷邊的柱上啜泣）

藤子 ……………！

村岡 怎麼！怎麼了？！

藤子 不好了啊！不好了啊！

村岡 什麼了呀？！

藤子 我！悲哀！噢！怎麼好呢！怎麼好呢！

村岡 什麼呀？什麼呀？明白地說呀！

藤子 ……………！

(這晨光，從那開放著的後園柵木門的入口，跟著進來一個不認識的男子)

男子 借光呀！這裡的太太剛才到海岸邊去過了把？

村岡 是的，你是那一位！

男子 我，我是鎌倉警察署的偵探呀。剛才在海邊同這裡的太太一塊兒走著的，那個男子已捉住了啦。

村岡 哦！是鶴田君嗎？

偵探 在這裡叫鶴田的麼？牠的本名却是叫吉村的咧。

村岡 捉住了……牠做了什麼惡事嗎？

偵探 是偷兒哪！

村岡 啊！是嗎？但看不出是那麼個人呢！

偵探 那傢伙還是入過大學預科的咧，很是個貪色的東西啦。嘿嘿嘿嘿。

藤子 (愈顯得痛哭)……………！

偵探 太太也害怕了吧？妳和牠有什麼關係，一塊兒走著呢？

村岡 啣呀，牠時常很是上這裡來玩的所

以哪！剛才還是和賤內去買那地引網的魚，一塊兒的咧。

偵探 那末，和你家裡也沒有別的深遠的關係嗎？

村岡 當然是沒有的。或者，藤子！沒有那麼深切的交際吧？

藤子 (狼狽狀) 哦……哦……沒有的！

偵探 是麼？

村岡 (忽然像想起什麼似的) 喂……鶴田君，不是對妳說，要妳買那箇拿出來看的戒指了嗎？那隻戒指沒留在妳那裡吧！

藤子 啊！……呢……有的！

村岡 有的？快拿出來交給這位偵探先生帶去好了呢！免得後來的麻煩好呀！

藤子 哈，哈！

(藤子打開錢包，拿出戒指交與偵探)

偵探 咍，還有這箇東西嗎？是偷來的東西咧！這箇可值一百多塊錢呢。還，有錢麼？

村岡 那却是沒有得的。上我們這樣的家裡來賣這麼箇東西已是無理的了呵。哈哈哈哈哈。

偵探 不買是好的。尤其是，不知情形的第三者。雖然買便宜的好；但回頭知道了心裡是不樂意的吧？除這箇以外，

什麼別的東西都沒有了嗎？

村岡 沒有了，喂，藤子！這箇以外沒有別的吧？

藤子 (哭著說) 沒……沒有了啊！

偵探 呵，驚擾了。因為是同著太太一塊兒走著的所以。失禮了呀！

村岡 勞駕了。

村岡姊 啊！可怕的啊！可怕的啊！我大概想著是有這麼箇花樣的哩。可是，全想不到真是個偷賊哪！

藤子 (激烈抖顫地嗚咽著) ……………！

村岡 沒法子呀，災難哩！這事情但不是妳的過失啊！

村岡姊 不，不對的呀！是妹子太過於接

近了那個男子的所以咧？唉！可厭惡的啊！而且那個男子說是東京的土產，還送有些紫菜咧！那箇若不處置好了，回頭的災難，還更要可怕的呀！哼！

村岡 得了吧，姐姐！紫菜什麼的，是不打緊的喇！

村岡姊 不，這不是玩的事情呀！

(姊向廚房走去)

藤子 (收聲大哭) 我不是呀，對不住你啊！受著那只戒指！

村岡 什麼，得了喇！怪妳不好的心思什麼的，一點兒也沒有的呢。

藤子 你還要這麼地說，我願速死哪！

村岡 得了呵，現在也沒有那麼可憂心的事情了。在妳遇到這樣不幸的事件，尤其是怪可憐的囉！

藤子 都是我的不好呀！請你恕我！請你恕我哩！

村岡 啞呀，這都是我的不好啲！若是早給你買了只千塊錢的金剛鑽戒指；那也許會沒有這回的事情了吧？哈哈……可是，心志不安靜些是不行的呢！今後我還有箇什麼好的命運和事情幹也未可知的所以哪！

幕

註一：

湘南；東京之南屬神奈川縣，係鎌倉海岸一帶統稱湘南地方。環海裏湖，外連富士山川，風景明媚，實爲日本關東之第一名勝區域；日人故借用吾國地理之名以名之也。

註二：

地引網；係海邊漁人用多人所理之大捕魚網，所獲即多，從地拽之故名；此項秋時海岸極盛云。

關於某失業人的話

(中日對譯)

(2)

廣津和郎 著

井承子 文共譯

這個事務所是一個飯店的公共客廳。

這末一說，很有名聲了。但是其實也不是我們拿出錢來租的還是什末的。這個飯店若說那詳細，就無論誰也推想出是甚麼來，可是不論如何，位置在近于東京火車站

この「事務所」は或ホテルのパーティーな
のです。といふと、大層聞えがよい。併
し實際は我々はこれを金を出して借りて
ゐるわけでも何でもない。このホテルは
詳しい事を云へば直ぐ誰にでも想像がつ
いてしまひますが、兎に角、東京驛に近

，因此，丸之內的比露丁街——究竟是位
置在日本首都大東京的事業的中心地，在
東京那也算是個大飯店之一呀。雖是九層
的建築鉄筋混凝土，可是那鉄筋混凝土，
是儘量以省工廉價，最多多的佔面積爲目
的建築的工程，可是不論如何，一定是個
鉄筋混凝土的大飯店。從正午的時候，到
午後五六點鐘，若是諸位有工夫，到那個
公共客廳去看一看吧。那兒是和大街一樣
，不拘誰進去也沒有受欄阻不許進去的。
這末着，諸位看的見吧，在那沒有裝飾三
十坪上下的地方，可是光線平穩，坐着很
爽快的公共客廳之中，不論在那個椅子上

い、從つて、丸の内ビルダング街——つ
まり日本の首都大東京の事業の中心地に
近いとてろに位置する、まあ、東京では
大ホテルの一つです。九階建の鉄筋コン
クリートの、と云つて、その鉄筋コンク
リートは、出来るだけ手を抜いて、最も
安い金で、最も多く坪數を取るといふこ
とを目的として建てられた建物なので
が、併し兎に角、鉄筋コンクリートの大
ホテルである事には違ひありません。正
午頃から午後五六時まで、もし諸君が
お假でしたら、そのパーティーに行つて
御覽なさい。そこは往來と同じですから、
誰だつてそこに這入つて行つて、とがめ
立てを食ふものはありません。すると諸
君の眼には、その裝飾のない、三十坪ば
かりの、併し光線のおちついた坐心地の

、總有從三十五六歲到四十五六歲上下的穿西服的紳士——真是像個紳士似的——他們在那兒坐着。若是看見有帽子和外套，在他們身傍擱着的光景，就知道是外來的，不是在那飯店裡住着的。他們那些人中，有癡呆々的等着什末似的人；有從牆上的新報架上，拿下報夾子來，入了神看新報的；又有三人一羣倆人一夥，秘密的凝着神商議什麼的。那末想，可是一方面還有拿出象棋盤圍棋盤來，吧搭吧搭下棋的人。他們每天都是上這裡來，做這些消遣。這末着，等着有甚麼發財的事情的報告。我儉々の給他們起名字，叫做「高等扎空

好いパーラーの、椅子といふ椅子に、三十五六から四十五六位の、背廣服を着た紳士——確に彼等は紳士に見えます——達が、腰かけてゐるのを見かけるでせう。帽子や外套が側に置いてある所を見れば彼等がホテルの宿泊人でないことが直ぐ解ります。彼等はぼんやり何物かを待つやうに腰かけてゐるものもあれば、壁の新聞掛から繰込を持出して、それに讀耽つてゐるものもあれば、又二三人づゝ、ひそ／＼と何やら密議を凝してゐるものもある。かと思ふと、將棋盤や碁盤を持出して、暢氣さうにバチバチやつてゐるものもありません。彼等は毎日此處にかうしてやつて來ます。そして何かうまい話の報告を待つてゐるのです。私は心ひそかに、これ等の人物を「高等千三ツ屋」

「槍的」，但是他們自己一定想要稱爲一種「倒把的事業」哪。

原來這一流派的人，若說他們是那種人，一句話說就是中年的失業者呀。他們都有中學卒業程度的學力——其中自然也有大學卒業的人——可是在銀行公司洋行做事的，是到了中年的時候，擱下事業的。若到了中年的時候一失業，如今的日本有什麼事業呢？那是甚末也沒有；全然的什麼也沒有。擱下事業的時候，把那一千圓兩千圓的錢，做爲退職的體恤金領到手，但是用那樣的錢，不能做永久的生活。

と名づけてゐるのですが、彼等自身は、自分等のことを、「ブローカー」の一種と呼びたいと思つてゐるに違ひありません

一體からいふ連中は、どういふ人種かといふと、一口に云へば、みな中年の失業者なのです。中學卒業位の學力はみんな持つてゐて——中には、無論大學卒業生もゐますが——銀行會社・商館等に勤めてゐたのが、中年になつてお拂ひ箱になつたものなのです。仰々中年で失業したら、今の日本にどんな職業がありますか？何もない。全く何もない。お拂ひ箱になる時、千や二千の金は退職手當として貰ふが、そんなものでいつまで生活の立つて行くわけのものではない。直ぐ使ひ果してしまひます。かくいふ私自身も

就都花費淨了。如此說的我自己也是前四年辭退了一個公司的時候，得了兩千圓上下的體恤金。想總得靠着那筆錢生活下去的時候，說不上來怎末放不下心去了……正在那時，大澤也把他那做事的公司攔下，和我一樣的得了兩千圓上下的錢了。這麼着，他也對於總得靠着這個錢，生活下去那種不放心，簡直的悲觀了。所以從以前相好的他和我——我們倆是有十年上下的撞球的朋友——但是我們倆人商議，彼此湊本錢，起了一個建築新報。畢竟求着打着建築家和建築材料商的旗號，出廣告，要那個廣告費補賬目的。但是這事

四年前、或會社を退めた時には、二千圓程の金を貰ひました。その金で今後食つて行か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思つた時の、心細さと云つたら……。丁度その頃大澤も亦彼の勤めてゐる會社をお拂ひ箱になつて、同じく二千圓程の金を貰ひました。そこで彼もそれで今後食べて行かなければならない心細さに、すつかり悲觀してゐました。そこで前から知合だつた彼と私とは——これは十年程の玉突友達だつたのですが——相談して、二人で出資し合つて、或建築の新聞を起しました。つまり建築家及び建築材料商の提灯をもつて、廣告を出して貰つて、その廣告料で計算を立てようといふ奴なのです。これは案外成功して、儲かるといふ程ではなくとも、彼の家と私の家との生活費位は

業，是想不到成了功了，雖然沒賺着那麼些個，可是他家裡和我家裡的生活費，湊合着由此賺得出來了。可我還忘了說了，他和我全有家眷——大凡男人是到了四十歲上下，誰都有妻子的，可是他連太太帶小孩子，是三個人；我連賤內帶小孩子，小孩子比他多一個人是三口兒。這末個光景，湊合着過活的了，但是漸々の蕭索的利害了。因此，不像以前湊得出來廣告費了。廣告是給出了；可是錢湊不到——這麼個情形了。

在金解禁呼聲高起來稍微的以前些，

どうやらそこから生み出せてゐました。云ふのを忘れたが、彼も私も家族持ちで——もつとも四十前後になれば、誰だつて女房や子供のあるものですが、彼は女房と子供が二人、私は女房と子供が彼よりも一人多く三人ゐました。それが、どうやら食つて行けたが、併しだん／＼不景氣の深刻さ、それで前はど廣告料が集まらなくなつてしまつたのです。廣告は出してくれる。併し料金が集まらない——そんな具合になつてしまつたのです。

金解禁の呼聲が高くなる少し前、たう

究竟那建築新報也瓦解冰消了。因爲是在金解禁以前停止的，所以還算損失的不多了，可若是強努着力連續着一直的做下來，現在已經有很大的債務所邁不開步了吧。

因爲這末個情形，究竟陷入在這個「我們的事務所」的。大凡這樣的一世，是和無論誰的一世是相同的，聚集在此處的流派之中的大部分，大概取和我們相同的路徑，陷入在這個「我們事務所」之中的。

我們知識階級——若這麼說是如同厚着臉皮說大話的，但是我們的運命，如今呀大概陷入在這麼個地步的樣子了。在我們實在一個專門的事情也沒有。所以比方

／＼その建築新聞も瓦解してしまひました。金解禁の前に止めたので、まだしも損害が少かつたのですが、瘦せ我慢してあれをすつと續けてゐたら、今頃はもう莫大な借金で首がまはらなくなつてゐたでせう。

そんな具合で、たうとう落ち込んで來たのがこの「我々の事務所」なのです。もつともこんな身の上は、誰でもの身の上と同じことで、此處に集まつてゐる連中の大部分は、大概我々と同じ様な徑路を取つて、この「我々の事務所」に落ちて來てゐるのです。

我々知識階級——といふと口幅つたい事を云ふやうですが、我々の運命は今や、大概かういふところに落ち込んだやうになつてゐます。實際我々には専門といふものは何もない。だからたとひ昨日まで鉄

昨天以前，還做關於鉄的買賣哪，到第二天，就得靠着做磁器的買賣吃飯也未可知；或是昨天還當中學的先生哪，可是忽然不知道從那兒，發現出來出資本的人，就得是咖啡館的經理也未可知。無論什末都好。無論什末那個若是賺一點兒錢，就要往裡伸頭。第一說各種的大話，或者不留痕跡沒了影了；或者聽說有個什末地方的資產家，願意拿出兩萬圓錢來，在銀座開一個實在很好吃的蕃菜館，就作夢想着那兩萬圓錢，好像全都自己使得成似的，就做一個引由子，和那資本家一見面，那件事不是那樣的，不是蕃菜館，是要拿銀座

に關係した商賣をしてゐたとしても、翌日は瀬戸物で飯を食はなければならぬかも知れない。昨日は中學の先生をしてゐたとしても、急に何處からか出資者が現れれば、カフェのマネージャーとなら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かも知れない。何でもござれです。何でもそれが少しでも「金」になるなら、直ぐ首を突つ込まうとする。もつとも、色々な話が持上つて来て、又跡方もなく消えて行つたり、何處どかの資産家が二萬圓位の金を出して、報座に本當にうまい洋食屋を作りたがつてゐると聞いて、その二萬圓が恰も、そつくり自分が使へさうな夢を見て、わたしをつけて、その金持に會つて見ると、それは洋食屋ではなくて、銀座の或時計屋の商品を抵當にして、二萬圓を貸した

的一個鐘表舖作抵押，借給人家兩萬元錢了，這件事傳說錯了。他們所做的都是這類事。但是靠着沒有的事情，每天到這個事務所來的流派的人們，實在是有多少人呢？

諸位若在這公共客廳裡發見一個身量不高，看着年歲那末相當，可是因為是貌若童顏，看着像青年，鼻子雖然矮可不是歹人的樣子，近來老穿着芝蔴呢的西服的這樣的人，那就想他是大澤藤三郎決沒個錯誤。然後我——把自己的事情自己說，這是僭越的話了。但是我想若在那兒有個胖大的身體，留着八字鬍子，穿着濃茶色

といふ話が、間違つてそんな風に傳つたのだつたり、みんなさんな事ばかりです。それでもありませんい事を當にしてこの我々の事務所に毎日やつて來る連中が、實際何人位ゐるでせう。

諸君が小柄で、年は相當に食つてゐさうなのに、童顏のために若く見える、鼻の低い、併し人の好ささうな、近頃は始終霜降りの背廣服を着てゐる、さういふ男を、このパーラーで發見したら、それが即ち大澤藤三郎だと思つて間違ひありません。それから私は——自分の事を自分で云ふのは、一寸をこがましいが、併しでつぶり肥つて、八字鬍を生やして、濃茶の背廣を着てゐる、一寸中年の辯護士といふ風采の男がゐたら、それをこの

的西服，帶着一點中年律師的風采的人，諸位就想是我，那也決沒有想錯了的。

不是不是，僅是這麼說，還也許不能實在明白「我們的事務所」。我們也不得誰的允許，把這個飯店的公共客廳，各人隨便以爲是自己的事務所使用着，可是每月一天或者兩天的就是有一點兒錢進來的時候，就借用客房了。因爲是這麼一來，和賬房也而熟，因此，從那兒來電話的時候，立刻就知會我們的。

如此，公共的場所——就一定是一種的公共場所吧——以此爲事務所者，如今

私だと思つて下さつても、さう見當は外れないと思ひます。

いや、これだけでは、まだ「我々の事務所」の事を、本當に理解して頂けないかも知れません。我々はこのホテルのパライザーを、誰に斷る事もなく、めい／＼勝手に自分の事務所と心得て、使つてゐるわけなのですが、併し月に一日か二日位、一寸した金でも遣入る時には、客室を借りる事にしてゐるのです。さうして置くと、帳場ども顔馴染になり、從つて何處からか電話などのかかつて來た時、直ぐ知らせてくれますから。

かういふ具合に、公共の場所——一種の公共の場所に違ひありません——を

是普通的，使用這飯店的公共客廳，還算好的。把東京車站的一二等候車房，三越松屋・白木屋・還有別的百貨店的吸煙室那樣的地方，以爲是事務所的流派的人，是不知道有多少了那麼個樣子了。這麼着……噯，越發的話多了，諸位在新報上看見了登的連電話帶僕人的事務所，每月五圓等的廣告了吧？像那樣大事務所裡，是擺列着好些個桌子，各桌子都帶着桌上電話。那每一張桌子一個月租價五圓，另外有一間公共的接待室，做爲和拜訪來的客人，在那接待室會面談話。——到底老々實々の說，帶桌上電話的桌子接待室的租

事務所にするといふ事は、今は一般的でこのホテルのパーラーなどを使つてゐるのはまだしも好い方です。東京驛の一二等待合室・三越・松屋・白木屋・その他のデパートの喫煙室、そんな所を事務所と考へてゐる連中がどの位ゐるか解らない程です。それから……いや、益々餘談になります、諸君は新聞で、電話給仕付事務所一ヶ月五圓などいふ廣告を、御覽になつた事があるでせう。あゝ云ふのは大きな事務所に卓子が澤山並んで、その卓子の上に卓上電話が夫々ついてゐますその一つの卓子を一ヶ月五圓で貸すのでその外に共同の應接室が一つあり、訪客とはその應接室で面談する事にする。——つまり正確に云へば卓上電話のついた机と應接室との使用料が一ヶ月五圓とい

價，一個月是五元錢。

到了中年沒有一定的職業的「高等扎空槍的」——想起來，覺着在東京市中，這樣人各處都充滿了。

這樣樣的光景，大澤把「五萬圓」的公債票拿來的時候，無奈散在在四面八方的流派人的聽覺和嗅覺是很可怕，所以我就把他約到食堂。一面喝着咖啡說：

「你立刻就還給他去吧。只是帶着那樣的東西，不定有什麼樣的災難，來在你的身上呀」

「是那樣麼？」

「是那末樣麼，也沒甚麼。——因為像

ふわけになるのです。

中年になつて一定の職のない「高等千三ツ屋」——考へて來ると、東京市内にかういふ連中が充滿してゐるといふ氣がします。

さう云つた工合で、大澤がその「五萬圓」の公債を持つて來た時、何しろ四邊にうる／＼してゐる連中の聽覺と嗅覺との恐しさに、私は直ぐ彼を食堂に誘ひました。そして紅茶を斂りながら、

「直ぐ返して來給へ。そんな物は持つてゐるだけで、どんな災害が君の身にふりかゝつて來るか解らないよ」

「さうか知ら」

「さうか知らも何もないよ。——さういふ物は、いつか發覺するに極つてゐるんだからね。冷靜に考へれば解り切

那種東西，終久一定發覺的呀。冷靜的思索思索那明顯露的事，一漩入漩窩之中就不知道了。大凡犯罪的東西，都是如此的呀。——那一剎那間「這是不知道吧」從如此所想而來呀。就是很冷靜的人，也時常的鬧出錯覺來。你快快的還給他去吧。」

不像最初的那麼熱心，大澤就像挨了費備的小孩子似的那麼意氣消沈，一聲也不作聲了，但是他的臉上現着很殘念了。

這麼着，我更強硬的捧開的樣子說：「我只是這末忠告你，你若不聽這話，

つた事が、渦に捲き込まれると、解らなくなつて来るんだ。總ての犯罪といふものは、みんなそんなものだよ。——その瞬間「これは解らないだらう」さう思ふところから来るんだよ。随分冷靜な人間でも、時々さういふ錯覺を起すんだ。早く返して來給へ」

「うん」最初の意氣込に似合はず、大澤は叱られた子供のやうにしよげ切つて黙つてゐましたが、併しその顔には、十分未練が残つてゐました。

そこで、私は更に強く突つ放すやうに云ひました。

怎末樣隨你的便呀。因爲到怎麼個地步上，我不知道啊。——你就那麼不還給他，照着那高田君所說的，到經紀的鋪子去吧。因爲行使假公債票的罪科，叫官府好快快的逮捕……」

「不是，不還回來那句話是不能說的。」

這末着，大澤不願意，可沒法子就往高田那兒還回去了。

從此連十天也沒經過有一天，新報的社會欄裡最上邊，用通開三段的大題目，登着有「大規模的國債偽造團檢舉」的新聞。那件新聞的一開頭兒，就登着有爲魁首，高田的姓名。

「これだけ僕が忠告して、それを君が聞かなければ、それは君の勝手だよ。併しどんな事になつても僕は知らないから。——君がそれを返さないで、その高田君の云ふ通り、仲買店にでも出かけて見給へ。早速偽造國債行使で搦まるから……」

「いや、返して来ないとは云はないよ」
澁々大澤はそれから直ぐ高田のところ
にそれを返しに行きました。

それから十日も経たない或日でした。
新聞の社會欄の一番上に、三段貫きの大
標題で、「大仕掛の國債偽造團檢舉」の記
事が掲げられたのは。——その記事の筆
頭には首魁として、高田の名が出てゐま

聽說大概那是最起初在橫濱經紀的舖子，鬧起疑團來的。聽說那是一千圓的四分利公債票，很興旺的賣去，這麼着，想着疑惑叫橫濱的安田銀行的分行給看々那一張公債票，是真是假，所以立刻就知道是假的了。

大澤看報上那個登載的新聞，到如今才臉上顏色發白的打起戰々來了。

「啊！好了呀！實在若不從着你的勸告，我就也被一網打盡了。」

「那你看々，你實在還回去了，所以不知怎麼樣的好呀。——可是說高田是魁首，那是可驚了呀。他實在是高妙的冤

した。

何でもそれは横濱の仲買店で不審を起したのが最初だそうです。一千圓の四分利公債が餘りに盛んに賣りに出る。そこで不審に思つて、その一枚を安田銀行の横濱支店で鑑定させたので、直ぐ解つたのださうです。」

その記事を見た時には、大澤は今更のやうに蒼くなつて、慄へ上りました。

「あゝ、よかつたね。——實際君の忠告に従はなかつたら、僕も一網打盡でやられてゐたんだ」

「それ見給へ。實際直々君が返しに行つたので、どんなに好かつたか知れないよ。——併し高田が首魁だつたとは

人的呀。把破船的話捏造出來。——」

「噯，噯！我也驚恐了呀！沒想到他是偽造公債票的首謀者啊。——以前他不是那樣大胆的人哪，可是……」

可是往後那話，成了我們的一個笑談了。「若到一萬萬圓，政府也不好下手了，這話實在是吹大話的呀。」

這末着，那之後若說有什麼好事，「不就是那個一萬萬圓的麼？」我們是這麼說的。

續

驚いたね。實に巧みに誘惑するものだね。ボロ船の話まで造り上げて。」

「ああ、僕も驚いたよ。あの男が偽造の張本人とは思はなかつた。——昔はそんな大膽な男ではなかつただけだ……」

その話は併しその後は我々の間での笑ひ話になりました。

「一億圓に達すれば、政府でも手が付られなくなる、とは吹いたものだね」
そしてその後何かうまい話があると、
「例の一億圓ぢやないのか。」といふ風に私達は云つたものでした。

續

詩歌

月夜

儂

回憶那夜的紅梅窓下；

妳不是對著月兒問我何日回家？

啊！愛人哟！

此刻的人兒已在弱水天涯。

聆更鼓殘的窓前皓月——

風淒淒地只送過荒艸裡的蟲嗎。

啊！愛人哟！

月兒去了，誰還管這個孤伶伶的海上情人！

花間不見妳的情影；

涼露濕我衣襟。

啊！愛人啲！

今夜的心靈兒歸到何處？

在垂釣的溪邊伴妳；

在摘果的園中等妳；

啊！愛人啲！

於今只空看見這箇月兒緊吻著一灣流水！

朦朧底夜月，只管籠罩著這美麗的山川。

王孫芳艸誰嘆息這逝水的流年！

啊！愛人啲！

誰能一生永伴著這花好月常圓！

月兒暗了，

犬聲旺々；

愛人沈睡在那海之一方。

夢魂啊！望妳牽住這縷縷情絲織就的雲裳。

呵，愛人啲！

妳不是曾說過不自由寧願死去，

任白骨早埋荒郊，

讓愛情的種子去餐風飲露；

隨處好開自由之花；

隨處好開幸福之苗。

呵，月夜！

這寂寞悲懷的月夜呀！

任你籠住了這永遠的永遠的悲哀，

我總忘不了她那時在海棠花下的別意縈徊。

唉，好沈痛的月夜啊！

看不見那時的百花園裡的雙雙蝶影，

看不見那時的綠柳堤邊的點點楊花；

在我何曾忘記了你那次的臨別贈語，

在我何曾忘記了你那時的始對我的愛情萌芽。

大 雪

劍 萍

漫漫長夜，

人間都變成了鬼鄉，
只有窗外虎虎的北風，
真吹得山搖價響。

冰涼的衾枕，
破舊的門窗，

在灰暗的人世外，却瀰漫了宇宙的清光；
可怪這島國的吹雪，
却不同大陸的風雲一樣。

茫茫的雪海，

山靈失去了牠夜來的晚粧，
火車頓迷了牠前途的去向；
天地間只有一遍白色：

難分關東關西，
莫辨山陰山陽。

啊，大雪！

出門寸步已知前途是無限的渺茫。

人們的樂園在何處？

人們的學府在何方？

那裡是瀾橋流水？

那裡是草閣南陽？

飄飄的銀花，

閃閃的寒光，

好，錦繡呵！

你看那茅檐塔下到處都有了鳥跡文章！

紛紛的雪花遍地；

清光——

造化主啊！

你有權利：

要把這箇齷齪底世界佈置成爲天國；

要把這人間的鬼魅巢穴消滅得隻影潛藏……

江戶（東京）七年來的大雪：

全市都化了雪國冰場，

電車和崗警在雪裡徬徨；

只有活躍的 *Omigawa* 橫行在富士（山名）連峰和銀座（街名）的街上。

錦繡綉閣之飽煖者啊，

你忘記了還有倒臥的在路傍，

無衣無食：

那孤獨的老弱，那幼稚的流亡！

天光晴了，

白雪融了，

琴聲悠揚，

小鳥歌唱。

呀，萬里的晴空水一碧，

夢裡的天國了無痕迹，

眼前的世界上觸目猶是荆棘！

前途的創造，

光明磊落……

一九三一，二，一三，於東京。

日蓮主義概觀

(中)

鷲 嶺 學 人

三、進到理想的方法

像已經在前節裡所講說的，若是我們衆生，按着本體界・絕對性・或者平等界上論，是和本覺的佛陀一樣的；但是若按着現象界・相對性・差別界上考察，就是愚痴迷惑和邪見的衆生。像地獄・餓鬼和畜生，這麼愚痴・迷惑和邪見的衆生，是靠着什麼方法，可以發揮本來的面目就從迷惑的世界解脫，進到惺悟的世界去呢？那是靠着觀念力呢？還是仗着絕對力呢？究竟進到理想的方法，是怎麼樣呢？這個當然是在下邊要出來的問題。

日蓮聖人，對這個問題的解答，是很簡單並且很明白的。即是：『只可受持法華經，奉唱「南無妙法蓮華經」就成了。』解決這問題的方法，只有這一句話。所以聖人在「念三千法門裏說：

「一念三千的觀念和一心三觀的觀法，都收容在「妙法蓮華經」的五字裡頭；「妙法蓮華經」的五字，也是收容在我們的一心裡了。天台解釋說：「這妙法蓮華經，是本地甚深的奧藏，即是三世的如來，所證得的。」這末着，我們奉唱這「妙法蓮華經」的時候，顯出我們在心裡頭本覺的佛陀來……。」

我們奉唱「妙法蓮華經」的時候，我們心裏的佛性，就被他覺醒了。但是除去「無明」「煩惱」的迷惑雲彩，他就像明朗月亮上來似的那麼現出來。那時候，在客觀界的人格實在的佛陀的慈悲力，也被「妙法蓮華經」的力量，所喚起來，和在我們心裏頭的佛性，感應道交了。這個樣子，正像陽電氣和陰電氣相應；或是在籠裏頭的鳥和在外頭的鳥，彼此賽着鳴似的。

「一奉唱「南無妙法蓮華經」，就拿這一聲可以奉呼顯出一切的佛。一切的法。一切的

菩薩。一切的聲聞。一切的梵王。帝釋。閻魔法王。日月衆星。天神。地神。乃至地獄。餓鬼。畜生。修羅。人。天和一切衆生的心裏頭的佛性來。那功德是無邊了。信仰我心裏頭的「妙法蓮華經」奉爲本尊，就在我自己心裏的佛性「南無妙法蓮華經」這麼口叫心應的顯出來的地方，就叫佛陀。譬如在籠子裡的鳥吵喚的時候，在天上飛的鳥兒就被牠叫來，聚在一塊似的；在天上飛的鳥兒，聚來的時候，在籠子裏的鳥兒，也要飛出去似的。我們在口裏奉唱妙法的時候，我們的佛性，也被他呼喚就一定顯出來。佛陀和菩薩的佛性，被他呼喚就很喜歡。所以在法華經上說：「若暫持者，我即歡喜，諸佛亦然。」即是這個意思。所以三世的佛陀們，靠着「妙法蓮華經」的五字，就成了佛陀了。」……

法華初心成佛鈔

日蓮聖人這麼說諭人們很懇切的，妙法五字的題目，是結合我們的佛性和佛陀的慈悲力的很要緊的繩子。這又是一切的佛陀們，得了佛陀的自覺的根本種子。所以在同鈔上又說：

「成佛的種子，除了法華經以外，沒有了。」

又在日向記說：

「所謂本因的因，即是下種的「題目」。」

這兩句聖語的意思，是竟奉唱「題目」的事，即是成佛的根本原因。由奉唱「題目」能發種成佛的種子的意思。那末有這樣神妙不可思議的力量「題目」是什麼東西？

妙法蓮華經，是一個佛經的名字，那不用說了；但是那不但是經的名字，而且是體。因為所說的「名字是顯出本體的。」所以普通一切的東西，名字是很要緊的。故天台大師，按着「妙法蓮華經」的五字，解釋出「五重玄義」來說：

「在名字裡頭，含有體（本體）•宗（主義）•用（作用）•教（教義）。可是看做名字是這些個一切的代表的名義。」

說起中華民國來，裏頭含有領土•國民•國體和國史……等以的，法華經一部的功德，也是全都在妙法五個字裏頭具有的了。所以日蓮聖人在與曾谷入道回信上說：

「究竟當時的人們想「妙法蓮華經」的五字，不過是經的名字。其實不然，這是本體。本體即是心。」

這末說起來，在妙法五字裡頭，既然包含法華經一部的本體・主義和作用等々，其中，總得收着本佛的慈悲・智慧・和所有因果的功德。聖人又說：

「境(客觀)・智(主觀)的二法，是甚麼東西呢？那僅是「南無妙法蓮華經」的五字。」

因為融合客觀(境)和主觀(智)的地方，是「妙法蓮華經」，所以像已經在上節裏說過的，融合我們主觀的佛性，和客觀佛陀的慈悲的絕對本體界，也是「妙法蓮華經。」故聖人教示說：「無作三身的寶號，即南無妙法蓮華經。」又說：「無作三身的作用，是什麼？那即是南無妙法蓮華經。」

這麼說起來，按着世界觀，所看的本佛的實在和他的活動，又照着人生觀，所看的佛性的實存及作用等々，全都被妙法五字的光明所照耀，就發揮各各本有的面目。故「題目」的力量，實在是最高最勝，即是絕對無限了。這末着，我們歸命這絕大的力量，就得進到人生目的之成佛的理想上去。

四、信仰的生活(1)

像以上所說的，我們是由奉唱「題目」的功德，開顯本覺的佛性，歸入絕對本佛界自然的成佛陀；故極力認定自己本然的力量是很盛大的。那是恰如有自力宗似的樣子。但是這自力不是簡單的自力。像在上頭屢次說的，由絕對平等界上看的時候，佛陀和凡人本來是同一理體的。但是若照着現象差別界相對的考察，我們的生活就必不是佛陀的生活。在「煩惱·業·苦」裏頭，呻吟的我們凡人之上，僅有久遠本佛的活動。而這位佛陀，以久遠的生命和宇宙爲本體，並且他是常拿他的偉大的慈悲力，要救濟雖然在佛界裏頭的一分，可是在苦惱和迷惑的世界裏，彷徨的很可憐的我們衆生。

在法華經壽量品上說：

「每自作是念，以何令衆生，得入無上道，速成就佛身。」

這是佛陀的本懷。這樣不停止慈悲的誓願的本佛，又是我們衆生的君親和師。

在法華經譬喻品上說：

「今此三界，皆是我有（君），其中衆生，悉是吾子（親），而今此處，多諸患難，唯我一人，能爲救護（師）。」

這君親師三德有緣的佛陀，靠着君的地位教我們衆生說：「我此土安穩」；又靠着親的地位慈愛我們孩子說：「我亦爲世父，救諸苦患者」；更靠着師的地位說：「常住此說法。」我們資緣這「君親師本佛」的大慈悲力，由差別苦惱的世界被他救出來，就歸入根本本有的佛界裏頭去，這即是我們的宗教生活。故按着這一面看的時候，日蓮主義，也是偉大的他力宗。即是「自力」，一定預想「他力」；「他力」又以「自力」爲前提。聖人在一代聖教大意鈔上說：

「這法華經是「自力」，但是不一定僅是自力。因爲是具有十界的一切衆生的「自」的緣故。本來在我們的身體裡，具有自己的佛界和一切衆生的各各的佛界。故現在成就佛身，也不是新佛。又是「他力」，但是不一定僅是「他力」。因爲在我們凡人上，自然的具有別的佛陀的緣故。所以別的佛陀，也是像我們似的現同於「自」矣。

在這聖語所說的「是自力，但是不一定僅是自力」，「是他力，但是不一定僅是他力」的境界，即是應該統一汎神和唯一神的最進步的宗教，所應採的最善的信仰狀態。若說起絕對他力宗的時候，當然帶着破壞個人自存的尊貴佛性的弊害。破壞佛性，滅失菩提

心(宗教心)的信仰，究竟是二元的舊時代的遺物。這不是演說絕對平等自由，而且主張合一物心的現代以後的宗教。又所說的絕對自力，到底陷入一種的無神論。故這也是缺乏宗教的價值。於此，我們不論到那兒，也是主張「靠着自力的他力」；並且信「融合自力和他力。」這即是我們日蓮主義的信仰。這個力量，叫感應力或者「妙力。」

總而言之，我們的宗教，是靠着自力所開發自己的佛性的信念力，三身常住久遠本佛的偉大的護念力，和妙法本有不可思議的救濟力，這三方冥合，就感應道交的時候，我們就成了佛身。於是，才結了理想的果子。

既然是「他力即于自力」即是「妙力」，在我們的信仰生活，一定不要自己囚住自己或者誇賞自力。不論如何，對於現出相對差別的相貌來的現象界裏的很醜惡的自己，自覺我是一塊的煩惱。是罪孽的結晶，並且是苦惱的存在，就應當僅要一直的夤緣久遠本佛的救濟衆生的大慈悲力，和本法〔註〕妙法的摩訶不思議力。若是不自覺自己是卑劣的，那不容易生起信仰的思念來。

我們只管解脫像地獄・餓鬼・修羅聚在一塊似的三界火宅的苦惱世界，要打算眺望

常寂光的明月，就信仰最高最善的妙法蓮華經和三德有緣的佛陀，不生一點疑惑的時候，在我們心裏，油然而生出來的，即是「妙法蓮華經」的五個字了。故天台大師說：「以信力故受，以念力故持。」可是已經所受的信，若是放任他的時候，就像水泡似的不久的就消滅了。所以所受的信，總得保持。大師又說：「以念力故持。」所以信念即是進入心隨裏頭，千萬別忘的。

續

如	日	月	光	明	能	除	諸	幽	冥，
斯	人	行	世	間	能	滅	衆	生	闇。
不	染	世	間	法	如	蓮	華	在	水。

法華經

兒童
文藝

父親愛子之心

霞 靜 子

(1)

老年的時候，印度國裏有一個長者。他的錢是無數了；並且有各種的寶物，滿屋的收藏在寶庫之中了。他有一個小孩子，生來就糊塗，怎末教導他總也不明白。在他父親這一方面說，這是一個換不出來

的兒子了。所以養活着十幾位先生，求先生從這樣兒到那樣兒的教給這孩子各種事物。那些位先生們也要想着什末法子叫他明白，就那麼不顧命似的教導。但是這孩子糊塗得比方問他：

「一個加一個是幾個？」

「倆個。」

「兩個加兩個是幾個？」

「……哼々，四個。」

不過這末淺近的理他湊合着還明白，若再問他：

「五個加上四個，是幾個？」

「……七個了。」

就這樣的糊塗，所以諸位先生們簡直的都爲難了。但是他們一點不膩還是熱心的教導。那長者，對於自己兒子糊塗這件事也沒法子可辦，有一天叫着兒子說：

「嘿，你有多麼糊塗啊！先生們這麼不

顧命似的教懶，若說如今連十個數兒的

算法還不會哪，真是個可憐的東西呀。

像你這樣東西這個家業我不能交給你。

你這樣想々……若想得不着家業是可惜，你再加倍的用功至不濟要做一個人呀。」

就這麼嚴々の申叱了。

那小孩子是誰都想他害怕呀，出乎這

個意料之外的他不理會的和他的父親說：

「父親呀，我不要財產，若爲財產用功以今天，爲限我不用功了。」

他父親聽這話就嚇呼他說：

「糊塗奴，你真造罪了，唉，你實在說

甚麼！縱然不是大財主，連十個的數兒還算不上來，那怎末辦呀！若說打着那

晨，大家知道這件事了。噯，滿宅子裏鬧了個天翻地覆的大騷動了。

樣的主意，將來要成花子了叻。」

此時那長者，像瘋子似的吩咐着說：

可是此時他母親也加入了說：

「嘿々，別愕着還不快々兒的分頭尋找

「得了，你說什麼！有對着父親說那樣

麼？張三，你找東邊兒，李四，你找

橫話的麼？……噯，快快兒的跟你父親

西邊兒，王五，北邊兒好了，趙六，

告饒吧，……父親，您固然是生氣吧，

你找南邊兒，……」

可是那孩子由我說給他聽，叫他用功吧

衆下人一齊答應說：

，請您饒恕他今天這一場吧。」

「是，知道了。」

這麼着，對々付々の把這一場混過去

他們衆人好像螞蟻盤窩似的往四面八

了。那小孩子很帶着不愛用功的樣子，就

方去了。待了不大的工夫，一個一個的回

在那天夜裏偷々兒的扔下了家，說不上是

來了，先對主人說：

上那兒去了就躲避起來了。赶到第二天早

「啊，我現在回來。」

「噢，張三呀，少爺有了麼？」

「是，我捨着命這兒那兒的找了一找，可是暖，已經熱的沒法兒辦了；又很疲乏了。所以就在那涼快的地方，昏昏的睡着了，好容易現在回來了。」

「那怎麼着也好，可是我的兒子怎末樣了呀？」

「少爺沒有啊。」

「這個糊塗東西，他沒有快快的就是說『沒有』，不是就得了麼？那邊去呀，去呀。」

這末着，李四回來了說：

「啊，我現在回來了。」

「噢，李四呀，怎末樣啊？」

「那是那甚麼呦，那甚麼我原來是忠心耿耿的，所以怕是落找，我就在這宅子裏各地方都找了……。」

「我不是問你那個事呀，問你西邊兒找了沒有啊？」

「沒有，我這就要去呀，因為是肚子餓着哪，也不能很做事回家來，吃飯甚末的……。」

「這個大糊塗東西，好了，那邊去。」

因為這麼個光景，長者到底沒知道兒子的下落。

這其間，像做夢似的二十年的光陰渡過去了。那長者的財產竟越發的加增了。但是自己兒子的下落，怎末也不能知道。

他想：

「噯呀！真是可憐呀！雖然怎麼有錢沒有傳續產業的兒子，那也就和沒有產業一樣。咳，雖是沒有錢財甚麼的，叫我有個兒子我也心滿意足呀。我一知道是如此了，就不可以那樣的犯牢騷了……。既是這樣以前我竟打發人各處尋找，所以不知道兒子下落。我從此以後

要走遍各國找找我那兒子的下落。」

他這末想着，從此以後三十年的工夫，自己走着到四面八方尋找兒子去了，可還是沒知道兒子的下落。不能找得兒子的那位長者，一年比一年上了年紀了。所以他在一個京城的地方就攔住了，就在那兒蓋起一所宅子來，永遠住家了。

原來他是位熱心腸兒的人，很周濟窮人呀，或是無依無靠的人，所以本地人都感念他都把他稱做長者老爺，長者老爺的恭敬他。就是那國王爺也很信服他，連宴

會甚末的時候，也一定請他來；可是那長者的心裡，平常是寂寞無聊。關於颯風下雨的時候，老是想起他那離開家鄉的兒子身上的事來了。

他老是一個人兒的時候就想：

「如今我的兒子也不是怎末着哪？從小的時候，就那樣糊々塗々の生的，所以一定受苦哪吧？看光景吧也許成了花子什末的吧？掐着指頭算起來，那孩子從扔下家走到如今正五十年了。他快回來才好哪……，這末一想我將來總得也見不着我那可愛的兒子，把那無數的銀錢，就那麼擱着死去的……噯呀！難過呀！」

他這樣想着滴々搭々の就掉下淚來了。

這話不提再說，從小兒的時候扔下家走了的那長者的兒子，是果然落在乞討之中了，永久不斷這兒那兒的漂流了。因為長年累月的受苦那肥墊々の臉蛋兒的肉，簡直好像刺下去了一樣的瘡瘦了；氣色如同燻過了的紅銅的顏色了；頭髮和鬍子任意的隨着他長了；手脚的指甲也簡直是走獸的爪子似的那末隨着長了。一看那樣子成了個病苦纏身的樣子了。這末看，這孩子迷迷糊々の就來到了他父親的宅第前面了。他看見這處宅子就想：

「噯，好一所宅子呀！若這樣的家家兒

，大概使喚一個兩個賣力氣的吧。」

就驚々恐々の進院子裏去了說：

「噢，我懇求一件事，您看着我這個樣子，我是個花子呀，我要當您府上的下人

成不成呀？事情是怎麼骯髒的事情也決不嫌髒啊。請您可憐可憐我吧……」

他這麼奇形怪狀的聲音懇求長者的底下人了。可是那長者預先很吩咐過底下人說：「若有格別另樣的人來，你們要回稟我的。」所以底下人上來回稟長者說：

「啊，回老爺話，現在來了一個怪模怪樣的花子。他說：「請您叫我當府上的賣力氣的吧。」可是怎樣我斟酌斟酌吧

啊？」

那長者聽這話就說：

「可以可以，等大概的看看那本人，再定規吧。」

就這麼赶快的把他帶到長者面前一看，是個穿著骯髒的衣服，那年紀是真大了，可是這兒是父親一看就的確的確的認得，是自己的兒子了。那長者很要說：

「嘿々，你不是五十年前，扔下家跑了的我那兒子呀？」

可是在很多的底下人面前，也不好那末說，只於說：

「我這就使用你，你先等一會兒。」

這末說了就進裏間客廳去了。連夢也夢不見這事的那個花子，因為長者的起居，這麼很華美，簡直像王子似的這樣的生活，他想：這樣的地方驚々恐々の我不能在這兒。」就噫々的逃跑了。這麼着，長者打算把兒子叫到沒有人的地方來，父子倆說出名姓來，就一吩咐底下人，叫他兒子

(3)

有一天那長者的底下人，從外面回來，稟報長者說：

「老爺，前者來的那個花子，在街上討要哪。」

去，那底下人說：

「那個花子說到底不能在這嚴肅的家裏做事的，他噫々的逃跑了。」

長者聽這話很灰心喪氣，就很嘆息悲傷自己的兒子，

「照舊還是很糊塗透了，因為是這樣的心眼兒，才成了花子什末的了。」

長者聽說很喜歡就叫那底下人，換上骯髒衣裳打發到花子那兒去，叫他跟花子

說：

「我實話對你說吧，我是長者家裏打掃

茅廁的，這回我辭了事由兒，上別處去了。怎末樣你頂替着做這個打掃茅廁的事情，可以不可以？」

那花子聽這話很喜歡就說：

「若是這樣的事，那是我敢得意的事啊。請您用我吧。」

這末着，倆人一塊兒去了。那花子的父親就是長者本打算就要表出姓名來呀，可是又怕是他跑了，那可了不得，暫且忍耐着，看他做事的樣子，看見自己的兒子願意做這樣的下賤的活兒，不願命似的打掃糞。長者就偷偷兒來到他的旁邊兒說：

「噯々，你很做活兒呀，我最愛惜做活兒的人，我願意你老在我這兒，不上別處去，我不能把你當做外人相待。」

花子聽這話驚々恐々的說：

「像我這樣卑賤的人，若說是您的兒子，那真沒影兒的事呀，我也沒有父母也沒有妻子，就是這樣一個無依無靠的人，請您永遠使喚我吧。」

這麼說着要流淚的懇求了。

「啊，好麼好麼，我老拿你當做兒子，所以你也拿我當做父親嘍。」

從此以後，他們二人自然的有了親密的心了。

這末着，長者喜歡的了不得，然後趁着有工夫的時候，就把花子帶到裝寶物的庫那兒去，說給他看，有這樣的東西，有那樣的東西。花子兒子，最初只是驚異，可是後來漸漸的慣下來了，近來就是看見什末樣的好看的東西，也不很驚異了。

就這麼着的時候，那長者得了重病了。看那形狀沒有大遠限了。於是乎，就叫那打掃糞的苦力說：

「苦力呀！實在你是我的兒子，我是你的父親，因為這回得病我也不知道何日死了，今天把這些財產全給你，你要領受吧。」

那苦力，這才知道那長者，是自己的父親，這次他不但是逃跑反倒拿着父親的手說：

「父親！請您恕我以前不孝的罪惡，如今和父親五十年上遇見了；又蒙父親賞給我這些得也得不着的金銀寶貝，我有多末造化呀！覺着簡直的做夢的樣子。」

他這樣說着很喜歡了。

那長者也遇着長年累月尋不着的兒子，能殼把財產一件不剩全給了自己的兒子了。所以是他也殼放下心去，過安樂的日子了。

▲註：這段話是在法華經信解品裡的話，那位長者即是佛爺（釋迦牟尼）；那花子孩子即是我們衆人。我們衆人是不能悟覺天地真正的道理和實在的人生，就做罪孽受着苦惱的；佛爺很要救這樣的我們，所以用這個譬喻說給我們的。

長者，和扔下家逃避的那孩子又遇見了。然後他拿各種的方法，最初隨着那孩子的希望，使他做賤劣打掃茅廁的事；漸漸的引導他到底至於真實的佛子的自覺。於此，是才能繼承全財寶（南無妙法蓮華經）的。「無上寶聚，不求自得」者，即是這個意思。

郵筒

一修兄：

我們又有幾箇禮拜不見了？想必你的生活是得很舒服的吧？

那次送別周君的晚上，我們在車站裡的待合室裡的談話：你說你近來所學的文學和關於研究宗教兩方面的工作的談話；我在那時候不過是無意識地答應了一聲：「很好！」又因為時間匆促，不便繼續的討論。

我近來對於研究文藝，或宗教的什麼問題想著總要有意義和價值的表現；不然

終是算於虛浮的具文吧？價值和意義是要適合時代性的東西。某一箇時代，必有一箇時代的現象。若是那箇時代的思想或現象過去了，而再到了次箇時代則已成廢物了；但是在歷史的傳演上，也必有一箇連續的真理：在這箇真理也就是隨著一箇時代的思想而表現的。換句話說：真理就是人們的生活問題。我們在研究一種學問，如果是忠實地用誠懇的態度，去試嘗這種帶時代性的真理生活；而且要表現出這種真理的意義和價值來，纔算是有真正學問

吧？

然而，在一切學問的裡面而影響於社會和人間的精神生活，最適合普遍而最容易所感化的，這莫過於文藝和宗教的兩方面了。因此宗教和文藝而在人文學上自負了社會上一種絕大的使命的。那末在我們既要來研究宗教和文藝的前途是又切不可有忘其這項的使命的了。

吾國現代所有研究文藝和宗教的人們，牠們却都忘記了這種有供獻於社會的使命，這是使我們十分的不滿意，因此我們當要去設法改造的一種為眼前的急務了。

在中國的宗教和文藝向來是抱著玩世

和厭世的一種悲怨無爲的主義，我們是要反對的！尤其是中國的佛教那種苦觀的厭世思想，被小乘派的學說已支配了幾千年來，永沒解脫的希望。至於那些號稱是新文藝派的某某等，也是墮落到極浪漫的玩世的主觀底下，牠們畢竟和那些頹廢宗教家相比肩，二而不二，究竟又有什麼可以區別牠們的好醜呢？

至於那些從物質文明的國裡轉搬運過來的宗教思想，也不過是利用吾國的一點弱點，才好施展牠那文化侵略的手段了！

一修兄！我希望你能够在今日的中國，當著這種熱狂的文藝陣裡和昏睡欲死的

宗教牢窟的前頭去打開一條出路，來負起這種的使命！祝你的健康！再談。

權上 二月十三日。

編輯室談話

我們這青天白日，現在他的光輝，不過僅僅在東亞天地間，放着明亮而已。但是像早晨出在東方紅日，漸々の冲天，就照耀全世界似的，在東亞之一角上，大放了光明的我們這個青天白日，是得漸漸的照耀全亞之昏暗，到底照耀到全世界人類之黑暗，就垂示全人類之歸趨。

再者這總是我們在青天白日之下住着的這四萬萬同胞們，千古不改的理想；又

是使命啊。我想：我們同胞不拘職業如何，不論男女老少，不問有學無學，不關於貧富，盡數該懷抱着這永久並且高尚的理想，臨於全人類上的。這即是我們新興中國的國魂，而且是國家的命脈。

本誌是於此大有所悟，從第三期起，以這個象徵我們新興中國的國民理想的天白日，裝飾書皮子，四圍滿印紅色。那紅色是取年青的意思，取精神的意思，取

赤胆誠心的意思，又取希望的意思。

這麼着，文藝是優高風雅而涵養自然的情操；再者健全的宗教，是救濟我們一般的心病而叫我們有永遠不滅的活動力的。拿我們革命中國說，僅白々の在外界上放眼，那是我們所不能贊成的。至少，在我們的心上，總得拿着存着內省自制的優裕的健實的步驟，往前進才好。若是不如此，只行使武力和改變制度就想要成功革命，那是在永繼性健實性上，有沒有所缺

欠呀？那我們，由青天白日的大使命看，很是可憂心的呀！

於此，我們是拿健全的文藝和真摯的宗教，培養我們新興中國的國魂，往小裡說，我們要幫忙我們中國革命；往大裡說，要對世界精神文化上，有貢獻的。

本雜誌，實在是以此愛國至誠的真心，和宣揚精神文化的熱誠，要少壯之氣，精々神々，而且清潔嚴肅的往前進的。

東亞之光投稿簡章

- 一 凡合於本月刊宗旨之稿件一律歡迎。來稿語體文言不限，但須繕寫清楚，標明句讀，並於稿末註明字數。
- 二 來稿登載與否概不退還，如先聲明者例外，但須付足郵票。
- 三 來稿如係翻譯，望將原文寄交本誌。
- 四 來稿篇幅過長者，得由本誌分數次發表。
- 五 來稿一經登載，版權即歸本誌所有，若本誌尙未登出，而已在別處發表者，恕不致酬。
- 六 來稿請註明姓名，年歲籍貫，性別，及何學校，並通信處，欲用別號者，亦請先聲明，並須註明本名。
- 七 來稿一經登載，酌致薄酬；甲，現金，每千字一元至五元，乙，酬本雜誌一期或數期，但其報酬概由本誌酌定，不先函商，若投稿人欲自定數目者，請於寄稿時聲明。
- 八 來稿本誌得酌量增刪，如投稿人不願他人增刪者，亦請於寄稿時聲明。
- 九 稿件請寄北平市東四吉兆胡同東亞之光社。

民國二十年四月十日出版

編輯者 彭 一 修

北平東城吉兆胡同三十一號

發行所 東亞之光社

電話東局七三一號

和平門內西順城街

印刷所 順城印刷局

電話南局四一二〇號

分售處 東安市場佩文齋

北平前門外琉璃廠直隸書局

天津 法界各大書局

價目表			廣告價目表		
零售	半年	全年	面版	半面	全面
壹角	肆元	捌元	壹元	貳元	肆元
貳角	肆元	捌元	貳元	肆元	捌元
肆角	肆元	捌元	肆元	捌元	壹拾元
六角	肆元	捌元	陸元	壹拾元	壹拾元
八角	肆元	捌元	捌元	壹拾元	壹拾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壹元	貳元	肆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貳元	肆元	捌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肆元	捌元	壹拾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陸元	壹拾元	壹拾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捌元	壹拾元	壹拾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壹元	貳元	肆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貳元	肆元	捌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肆元	捌元	壹拾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陸元	壹拾元	壹拾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捌元	壹拾元	壹拾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壹元	貳元	肆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貳元	肆元	捌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肆元	捌元	壹拾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陸元	壹拾元	壹拾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捌元	壹拾元	壹拾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壹元	貳元	肆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貳元	肆元	捌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肆元	捌元	壹拾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陸元	壹拾元	壹拾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捌元	壹拾元	壹拾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壹元	貳元	肆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貳元	肆元	捌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肆元	捌元	壹拾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陸元	壹拾元	壹拾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捌元	壹拾元	壹拾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壹元	貳元	肆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貳元	肆元	捌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肆元	捌元	壹拾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陸元	壹拾元	壹拾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捌元	壹拾元	壹拾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壹元	貳元	肆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貳元	肆元	捌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肆元	捌元	壹拾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陸元	壹拾元	壹拾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捌元	壹拾元	壹拾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壹元	貳元	肆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貳元	肆元	捌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肆元	捌元	壹拾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陸元	壹拾元	壹拾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捌元	壹拾元	壹拾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壹元	貳元	肆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貳元	肆元	捌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肆元	捌元	壹拾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陸元	壹拾元	壹拾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捌元	壹拾元	壹拾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壹元	貳元	肆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貳元	肆元	捌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肆元	捌元	壹拾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陸元	壹拾元	壹拾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捌元	壹拾元	壹拾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壹元	貳元	肆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貳元	肆元	捌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肆元	捌元	壹拾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陸元	壹拾元	壹拾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捌元	壹拾元	壹拾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壹元	貳元	肆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貳元	肆元	捌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肆元	捌元	壹拾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陸元	壹拾元	壹拾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捌元	壹拾元	壹拾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壹元	貳元	肆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貳元	肆元	捌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肆元	捌元	壹拾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陸元	壹拾元	壹拾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捌元	壹拾元	壹拾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壹元	貳元	肆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貳元	肆元	捌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肆元	捌元	壹拾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陸元	壹拾元	壹拾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捌元	壹拾元	壹拾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壹元	貳元	肆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貳元	肆元	捌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肆元	捌元	壹拾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陸元	壹拾元	壹拾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捌元	壹拾元	壹拾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壹元	貳元	肆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貳元	肆元	捌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肆元	捌元	壹拾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陸元	壹拾元	壹拾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捌元	壹拾元	壹拾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壹元	貳元	肆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貳元	肆元	捌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肆元	捌元	壹拾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陸元	壹拾元	壹拾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捌元	壹拾元	壹拾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壹元	貳元	肆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貳元	肆元	捌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肆元	捌元	壹拾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陸元	壹拾元	壹拾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捌元	壹拾元	壹拾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壹元	貳元	肆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貳元	肆元	捌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肆元	捌元	壹拾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陸元	壹拾元	壹拾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捌元	壹拾元	壹拾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壹元	貳元	肆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貳元	肆元	捌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肆元	捌元	壹拾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陸元	壹拾元	壹拾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捌元	壹拾元	壹拾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壹元	貳元	肆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貳元	肆元	捌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肆元	捌元	壹拾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陸元	壹拾元	壹拾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捌元	壹拾元	壹拾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壹元	貳元	肆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貳元	肆元	捌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肆元	捌元	壹拾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陸元	壹拾元	壹拾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捌元	壹拾元	壹拾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壹元	貳元	肆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貳元	肆元	捌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肆元	捌元	壹拾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陸元	壹拾元	壹拾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捌元	壹拾元	壹拾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壹元	貳元	肆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貳元	肆元	捌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肆元	捌元	壹拾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陸元	壹拾元	壹拾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捌元	壹拾元	壹拾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壹元	貳元	肆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貳元	肆元	捌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肆元	捌元	壹拾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陸元	壹拾元	壹拾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捌元	壹拾元	壹拾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壹元	貳元	肆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貳元	肆元	捌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肆元	捌元	壹拾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陸元	壹拾元	壹拾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捌元	壹拾元	壹拾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壹元	貳元	肆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貳元	肆元	捌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肆元	捌元	壹拾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陸元	壹拾元	壹拾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捌元	壹拾元	壹拾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壹元	貳元	肆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貳元	肆元	捌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肆元	捌元	壹拾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陸元	壹拾元	壹拾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捌元	壹拾元	壹拾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壹元	貳元	肆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貳元	肆元	捌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肆元	捌元	壹拾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陸元	壹拾元	壹拾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捌元	壹拾元	壹拾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壹元	貳元	肆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貳元	肆元	捌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肆元	捌元	壹拾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陸元	壹拾元	壹拾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捌元	壹拾元	壹拾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壹元	貳元	肆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貳元	肆元	捌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肆元	捌元	壹拾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陸元	壹拾元	壹拾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捌元	壹拾元	壹拾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壹元	貳元	肆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貳元	肆元	捌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肆元	捌元	壹拾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陸元	壹拾元	壹拾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捌元	壹拾元	壹拾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壹元	貳元	肆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貳元	肆元	捌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肆元	捌元	壹拾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陸元	壹拾元	壹拾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捌元	壹拾元	壹拾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壹元	貳元	肆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貳元	肆元	捌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肆元	捌元	壹拾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陸元	壹拾元	壹拾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捌元	壹拾元	壹拾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壹元	貳元	肆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貳元	肆元	捌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肆元	捌元	壹拾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陸元	壹拾元	壹拾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捌元	壹拾元	壹拾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壹元	貳元	肆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貳元	肆元	捌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肆元	捌元	壹拾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陸元	壹拾元	壹拾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捌元	壹拾元	壹拾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壹元	貳元	肆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貳元	肆元	捌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肆元	捌元	壹拾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陸元	壹拾元	壹拾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捌元	壹拾元	壹拾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壹元	貳元	肆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貳元	肆元	捌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肆元	捌元	壹拾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陸元	壹拾元	壹拾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捌元	壹拾元	壹拾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壹元	貳元	肆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貳元	肆元	捌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肆元	捌元	壹拾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陸元	壹拾元	壹拾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捌元	壹拾元	壹拾元
壹元	肆元	捌元	壹元	貳元	肆元